光海君日記

百七十七之八

205247
昭和 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始

丙辰五月初一日丙申

正言李慶益啓曰聖上至誠事大無所不用其極前後恩綸一就宸衷非一非再而皆不然今日光簡間之義宸衷使舉國之責也為今日之臣民者奉揚盛烈在所不已則告廟親祭宜有次第舉行而典禮之官不此之思遽以遣官代行入啓致有群情觖望物議譁然臣未能諍即律正因銓曹於政席之間雖或有不察之舉既自陳啓而待罪仍請改差安坐則似無論列深罪之事然大臣之斥該曹之失皆不可捲置而適際營軍之留館故於諸長之留通司請催該以留軍留館迺通未知何如為啓臣亦以鄙見以書以遂吴大建不待問備之啓經先獨逝有如同避者然因書臣等之名則被

同僚欺罔之斥固難免矣請命遞斥臣
職答曰勿辭○正言韓暉啓曰言官凡有
所聞通於城上所使之通告於同僚定其可否
然後或避或啓例也昨日大司諫俞大建不
通於臣以其人徑通於同僚不待同僚之回
答偏一而徑先詣闕以避其急於攻擊欲
逞奸巧之狀極矣臣之見輕亦大請命遞
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司諫崔祜
取納韓暉之國正言李慶益啓曰卽見
韓暉再避之辭臣等之見輕於同僚甚矣
韓暉無異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
待物論○左承旨俞命雄啓曰聖節使
差出一日爲急吏曹參議李挺元呈
辭到院雖還出給畢次辭於不來何以
爲之傳曰本曹先當上急速出仕察任

諫院官啓
則避俱是
句當至可
勿辭

事言之○史臣曰國家近年以來政塗混淆
名器交紊亂三年政書一家寖年久曠使一桓
元冒居銓席任其專擅可勝痛哉○備
邊司啓曰監軍吐蕃議目今當呈答曰再
吐陪馬兵從張中軍隨問隨對契邦
事情竭盡之底以緩特以文辭拙訥未畢
附膳之奉議目一曰兵馬一曰粮餉一曰
船隻一再加世設問漢對以左小國江防卽
凝之在偏頭關小邦兵衆不及中朝一鎮
而河曲偏頭襟帶黃河之旁按十八隘
而虜馬出沒爲患難防況小邦北自
慶興西至義州既無黃河之阻又無
諸隘之險而賊來之強甚於西奴千里
防守無冬夏之殊二毋以僅萬兵派守沿
江勢分力寡惴惴自保常年交替之

除合計去來有同踐更則絡繹一萬之
數其間精勇者實無幾與若平安一帶
戍兵猶可臨時調合至於北道之兵調來
不易我國之界有同近羅都百乘前來
為虜地有如中國大寧之界三衛宣大
與遼廣中隔難通此小邦西北失常
山相救之勢者也兵固有多少揮綫上之數
雖十萬何難然上告聖天子下告大元帥
豈可以虛張之數漫然受手陶軍門
貝報助兵三萬之說未審何自出也昔
馬隆擒樹機能不過用兵五千李靖擒
頡利帳只率驍騎三千古今制勝不如
以兵額多寡為拘也事勢之大異人也
之小異天日在上寧有此理自瀝忠懇
而已古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甚巨

言莫設兵之難給餉之為難軍興之律
嚴於失悞良為此也因糧儲穀制敵長
策矣而今者渡海天兵或多或寡既難
於海運又難於因糧則其責辦於小邦
是必然之勢也地有膏瘠歲有豐歉
往年征倭之時責粮於南土之官而時幸
大有此支給水陸大兵而无缺者也迺
西一帶土地甚瘠加以歲常失稔兵興
五年公私赤立淺小邦之深憂極重者
也然一年粟當喫天兵芻之甚至勢難
則寧我卒之揮腹不使天兵之阻飢以
此分遣陪臣於諸道宣諭百姓曰非我
天朝洪恩盛澤則爾等至今喙今良
民手不拘多少各出來粟以補軍粮
羊祜劉毅何用猶韜弘農義租不

足撥議章句以畫餅之不足充飢望梅
之不足解渴遍之患於小邦也無論陶軍門
送差買船至天子勅內有遼民欲盡留
內地各據使臣以憑留遣今老爺亟欲
裝載海船送于山東一則為遼民也二
則為小邦也揣摩之意遂奉聖勅專主
為於播遷臣子者敢不盡心料理可募者
募之可造者造之但可數隻船倉卒難
備如得十隻即詢西海之綫得十隻載還
遼民如恐不及之患矣平安道沿海之地
絕無松杉產處船隻皆小小漁艇然
布政使朴燁粗有幹辦之才且盡心我
事若知會各官明諭嚴飭則必無致誤揭
誤事必及秋風早姑勿以一百隻船艤不
得有海淡為然者也此皆時勢之實情曾

豈係空言之文飾以此意令郎文院措辭
揀出傳回依設依係子苑兵之事則以致力
事可矣豈可使畏避軍不為用口手共毀
兵事予之后已論令則事勢與營軍交
命時不同不憲無可錄至如銃手尤不可給
送若與此等軍兵極易為則伊賊
不知手槍則速請山東糧餉取則依下
教奉行大兄未近日唐人之過滿行生之意矣
之夜不久如出而接律使未不為周旋了
竊痛恨○備邊司所問營軍出給議草
以土面逐伴回營匠役初不常來軍中造了
箭鐵銃數等巧匠取用本國給與口
食之依其所言令軍安置調發匠色工
匠使之解用但土國馬匹雖是本國所產
而良馬解小加以不驕性劣不合戰陣

之用是固必需之所用意也至於擬報所用
如以快馬當之如衛門入把若干匹於可辨送
而措辭亦將擬一張二百之數不如准備也銃
手本國雖有鍊習之兵率皆不精安能
及天朝之屬一乎壬辰去今三十年至時
降倭雖有若干率皆衰老無用而方
戍江邊衛門若欲教練營卒則另擇
其中三四人當令操矣至於鉛鐵鶴
納賂雖不少之類皆是不緊之物豈敢
以美價而准充手自當隨便造送但未諳所
言弓角硝黃為我國所難得而雖自致者
也有若忖度本國之事情然煩乞貴道轉請
於軍需之餘以濟小邦之急不勝幸甚將
此意措辭呈文何如傳曰依啓凡工匠自
我國董役造送可矣當用此人必不細之時

各邑工匠使與唐人混處極為不當此則
以死堅防

壬戌五月初二日丁酉

持平閔萃祥啓曰大司諫俞大建謬綴無行

瀆亂倫紀言之污口不須更言老母妻妾

近日尤甚及叨此職惟事紛拏受人指

嗾攻擊手本繼數日之內被論者迄至十

餘人幸賴聖明洞燭而痛斥之僅得鎮定

矣畧之前後逗遛者尤一而皆不爲退待

至被臺閣僉聯之劾而尚且舉顔冒出

行公寧可以人理責之臺諫論事自有

體面自有規例頃日大建不待前啓下

即爲疊至者固是無前之怪事也不待

仍至而公然出仕者亦古無之臺諫也至

若今番逗遛則猶逗遛之罪以臣等二字

畧畧書之宜乎同僚之以欺罔君父不有

同僚斥之也又不直通於城上所而使其

臺吏私通同僚又不待同僚所答而一向
徑先獨避又同僚既已引避退待則已亦
引咎避之例也今乃自知難免積之物呈
告欲為觀勢更出仕於年之計是誠大駭
而小點也臣之臺諫苟有一毫所失不可一
劾仍在如大逮所犯非一非再雖七人臺臣
之皆不得免也大逮若一日在官則綱紀有
一日之曠棲臺可使幺麽老物久在言地壞
亂紀綱至此極耶令大逮請命遞差以
為垂棲仕於年之戒正言韓暉日諫崔彼
取納轄定國正言李慶益並引嫌而退臣
臺諫規例有可疑之事則先通於僚上所
使之通告同僚今則有嫌不為先通則引
避退待固其宜矣同僚若引避則臣在同列
之堂可不避而受參之乎謂與同僚小無異

同而職名別避者亦宜矣俱世可避之嫌請
司諫以下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命大達七
十老臣論事規例雖或有疏脫之事其言
則主於出於公事國事有何可遠之失乎不允
○史臣曰亂倫極惡也謂大達有甚於行國
喉舌之任屢長之睦始出於何手而及至今日
始發此言耶噫今之諸人若不曰該達了
於曰亂倫殊不知自家所為縱悖尤行或有
兄弟爭妓父子相奪之譏則所可避也言
之醜也兄弟爭妓指朴宗胄宗胤也宗胄宗胤
有醜行兄弟不相避○義禁府啓曰保放
罪人朴應犀外元遺書至矣傳曰知道可
贖罪人議大臣以啓且朴應犀告變人也
保放十年尚不受置極為不安放送除
授某職以其功應犀締結數三無賴

之徒托迹放浪生事欺陵閭閻殺越人于貨
及其事發就捕敢生求生之計從獄中
上疏自言與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謀爲不
軌將立永昌大君擬爲君搆揑無極其凶惨
以中主意以附時議遂成大獄使善類
一世殆殲兇黨氣終至延及宮闈殺戮滅倫
常由此數千里十六年爲倫斁之域者應
犀之罪而王反以爲褒賞之不亦惑乎○傳于
備邊司曰呈文中毋以我國兵數云云者有
若防塞者然以爲未安此賊兇狡日甚
而閑於書隨事周旋勢難以小邦弱
卒輕易妄動煩大人深思善處糧餉則
若不發山東積峙之數恐不能接濟軍餉
速頒奏咨善處云云可去宜可含糊總
議大計乎更加詳議善處又且近日自京

域至義州數千里之地唐人假道過而行者
賊雖不至此足以致危亡之禍如予者之痛憤
此無前之變心肝盡焦在世其何爾等
更加熟議隨事善處以安宗社幸甚
予處經禍亂心慧素多近見國事日就
阽危罔極無言爾等勿憂農器軍令接
伴使等十分善諭期於勸誘之而處
侯則將領急除兩處反正復命確從
長以免兵又且同船中事平和但多事又因
近日痛惻未知可否至於近徒陳不可
送也爾等不見先朝貴戚之事乎況
今賊國者如林而加以唐人行走生之全
不諫察給矣擇書示事意於處置不
久如生物之人處中可諱之事而不無煩
泄之患宜密傳日李金男漏軍情之事

而爲之辭曰大人前述爲匠役不可直使
諸候館下人既有接伴陪臣又有當面談之
官老爺凡所可講我說一一分付則自
當及期精造呈進寧有一毫慢忽
之理哉云云善措以答又傳曰暹羅
以義兵等事奏聞則我國亦一一陳奏
可矣如其設兵清糧船隻工匠等事我
國所爲事情句讀詳奏然後可無宜
於之處當及時熟到議處○欽議設
朴承宗以下至回五等保諸處軍衙門則
將軍令至部司出接臣等至部司書示
因梁老爺前送議草皆是七事記勅書
爲兵部今已滅數日矣諸大老有成議
而臣等書答曰救求天下剿賊因畢老爺
擒國大將奉勅東來諸大人佐其爺爺

謀如何肝膽相照真是撥無隔足以感大同
今承審訪樓晤敍不遑以對前日議
草寡君回揭已除大署令君遞節更詢
謹當奉答都司曰今日果老父師銜命
東來豈止以藉貴國之兵共圖進取以恢
復遼左矣亦以此賊猖獗醜烈貪婪無
厭既得遼左又窺覬貴國助兵之說為楚
也為趙也惟請大老早圖利之臣等答曰
倭寇猖獗諸海島黨據艇虔劉我士女
屠滅我郡邑況此賊與我比隣界處虎視
讒信於倭寇其為小邦之計不待智者
而知之小邦決不可與此賊兩立豈特天
朝之教逆夷亦小邦之讐雖然此賊存一
日則小邦危一日矣天兵大舉征討小邦
敢不犄角協助都司曰中國視遼左是

陪丸黑子耳安敢為我天朝有此借
貴國倚越海而隣賊起天緩急敵犯者道
左亦何有貴邦深為隱憂貴國治兵境
上相機進取此亦為自完地非特為中國
怕助計也今以中國各省鎮兵信地我
守自有餘矣但兵家謂威敵莫若或
援其後貴國之兵援後之兵也中國欲
多發兵渡海涉遠之險甚為不便故
徵兵貴國以為聲援貴國備八道精銳
分守江上又可朝夕至視中國越海冒險
難易又若天淵今議發兵多寡幾何
可詳言之臣等答曰鵝鳥不鳴縱非祥
余射膺不嗟縱非仁歟此賊特如加兵於
小邦識此朝食一則為天朝一則為小邦
自完之計臣人雖不愚自為之計則未

嘗不智小邦君臣西望切齒欲殺此賊之心曷嘗斯須忘哉無論南徼付倭自慶興至義州數千里之地皆與女真爲隣處處皆賊路處處防守擁護天朝九邊之防不是過矣自戊午以來五年防戍周於此敝國中強敗言之硬塞今難别地調兵就邊上聚合分防之兵可得若干數助掎角應可出力猶未免後悉未易言大人妙算非細鄭重所可蠡測若以遼東爲黑子之地而不能爲有無則悉不然也遼唐都長安當年之襄平帝都之燕京遼東即左臂也天下大兵聚集遼廣縱未免失守小邦爲孺子之失慈母日夜如呼惟以殺賊爲心特力不給耳勅書恭於上年其時大兵集於河西方圖夾擊

今日事局與前有異未有數年前之事
而輕發援後之兵未知如何當申飭勒
中華云云思添兵境上以嚴防守以助聲援
都司筆曰不佞云云查遼左為四五子弟九者釋兵
天下大勢云云之九歟云云筆云也貴國兵寡亦
総知之但貴國無他邑還兵南陸策來此要
此賊尚留若干以備倭若干以備賊
即為日後援後之師九責今日即援賊
後也今日勢局與去年稍異惟已再三
言之但回復勅書須有確議豈可止云謀
兵兩事便圖塞責乎幸酌量示之臣未
答曰大人云云已是領會兵務精不務
多其數云云多寡不同而成敗矣先如勝
之兵將有難敗之將欲得一箇良將以
領三軍小邦人才眇然難有遇上一二

將吏未足倚仗是用閣下親統討賊遣上各處
派守僅過萬餘矣都司曰貴國古稱多士
豈至今已而乃若是之人耶今難調兵當來道
勤戟分防要害緣為擇人亦未為晚派
守萬餘或足今日加增之兵或足該地方
額兵也州習加增僅足萬餘則是義州
諸處為貴國要地宜竟無防守乎意
者但貴兵恐為賊所覺而固各之耶臣等
答曰古今天下安有怕賊之道而各兵之設
乎蓋言如豺狼當戶但當整飭干戈朝
於斬裁宜可退縮畏惧及從其禍乎臣
此常額兵於之萬餘此外合調諸處之萬兵
益嚴防守以遵奉勅旨耳都司曰田汝
勅旨不宜含糊亦須明白寫說可上言是
城諸處之原有兵若干今遵奉勅書

又差兵若干令以某將統之見在某處又訓
練聽候大兵進戰協力進取必首鼠兩端
游辭話套雖於朝廷無望之心貴國忠順
之大義也先言派守萬餘後言別調兵
兵州拉計而二萬有奇二萬有餘之兵
必果精銳再差天朝大兵同以共此剿撲
滅此賊何患拉拉朽滅爲貴國可高枕矣
今謝表內即依尊議以發兵二萬復旨可
也臣等答曰謝恩表文謹依盛意叔叔都司曰
兵一案再議餉餉不敢言貴國竟餉我
師以粮之銀平買於市時價若干發銀若
干兵有臣運粮再臣等答曰小邦地勢
今大人親履詳知西北一隅山多地窄居
民皆以火田爲業稻田絕少並年所收
不足以養本處之兵自兵興以來數多

地之秋穫頗減南方雖有些少之粮過
海千里轉運極難無論賠載即今歷
覽邊邑粮一樣一邑之些儲當拮据收拾
以助天兵粮餉與小邦軍兵同甚飢餒若恐
不過數月而告竭也民間亦無私儲雖有
餉銀恐未易辦也鄙司日不特今日至
貴國知貴國之道里民情先年征倭之
役亦嘗參與軍事三場實是經歷
與久貴國事情知之極熟米不產於西
北而產於東南是誠然矣但運至登萊定
陸而難運全羅路近而船且登萊載
無載馬尚苦無船今已差官買之非款
煩告貴國也天下人情無異無米買粮米
價好至小貴貴則買之價好不敢抑其情
而小買之也如無米太多又好不敢苦貴

因以太難也僉事答曰因李議政總契大人
是石樓公吳爺一家人也即承先年來
援小邦之不尤不勝感激世皆稱頌之
天兵初救難行之事況壬丁年皇上世設山
東糧十二萬斛賑濟小邦軍兵至今生靈
不滅者孰皇恩皆帝力也小邦君臣上下
欲不竭力盡依但西北生靈之難如前兩
陳全羅慶尚道年比大旱穀運減縮小邦
多官亦待祿俸久矣此乃小邦實情而
諸道官亦可知也以此爲因都司曰今來之
兵數亦不多先議其貴國之兵因飢餒
深感同舟之義如後來者豈忍其拊腹而
見其爲登山之呼則諒貴國不忍爲亦不
肯爲也不佞曾記臣僚之役壬辰之歲天
兵以十二萬仰給貴國此時亦兵發之後

閭里蕭條倉庫罄匱貴國尚爾支撐二
番征倭我兵幾廿萬雜有海運半多從
於陽餱兵糧過半出於貴國今即有兵來
斷不至十萬二十萬也而貴國二十年生
聚回想曩時啟釁何而乃以歲歉為
辭大抵歸咎我師之待餉謂無糧便
出而返撤師此咸不俟揣摩之過出而再
四維卻請然有之天朝與貴國義同一
家情同骨肉有無原當相通緩急自
當相顧何可以中有難處之勢而堅意
拒絕乎惟諸大老詳計之臣等合同師
行糧從古人所難小邦壬辰年去全盛時
不遠丁酉年天佑百姓年年大豐不幸
忠清全羅兩道兩年失稔幾於無地古
語云蘇州熟天下足蘇州歉天下飢

小邦未還專靠於南方向南方還之以此敵
陳小邦之情及承厰答之教豈有法理度
無顏面不勝慚悚小邦元無置之度外中
國故懇援來之爲難也小邦已差官派
送請道募得米穀將送一面還第率海
路險遠未易得達也都司回師之所住
荊棘生焉則厰兵戎何止貴國不便
所言也有他腸至如云云則不復盡書矣
言之盡矣今聞接官所等以國是海道
不甚遠亦不甚險先年往來順天海道亦
頗詳知如肯募來南來穀者第無云東海
道也兵糧器有次第請言實難遼民逃亂
貴國特甚暫耳久住原是不便況中有騷
擾生事不可不益爲留意之謀也今逾七年
勅旨內有言誠將內地殘喘逃留然遣之

内地九船不可來船只可耕且不堪廢民原
欲發銀買船九買船即買木雇工造之如
貴國肯為買船百隻便可以登採到寶
之船即載唐民以去是誠一舉兩便之
術也若牽縄纜諸物當自備之如不敢
煩貴國也可明言肯買若干以便送價
若干隻等以合同下示三條内買船以易但船
村在深山大嶺中黃氏農月所不易私船中
稍完固可以渡海者或募得或買辦可
得若干數時未湊集難的其數遣民久困
於樂邦聖上旨又令其還内敢不悉心竭力奉
以周旋帮司回漢中命矣但船有的數每
隻該價若干明以示之即可奉價若干
奉銀便為買船如太遠則無及於事遣
民久居於彼皆亦甚勞於貴國亦有不便

早處之彼此均便也果秉忠心竭力宣特達
民蒙再生之恩果克爹可以藉此復命李
守備可以藉此以報陶克爹如竟力不如實實
而不足即造辦若干亦可寬限日不便遲也
工作聞安州上流有林木數萬令不必待
鋸之民取之而以銀雇游手之人取之此亦
不妨此船宜早不宜遲如約得多少盡云
之果克爹明日即當送銀若干等語回小
邦元不必差舟車私船大小多寡之法可來
易知之如或抑買小民豈知不免怨咨稍爲
彼會可驗其大小且知其呈驗方定其價
有多多小小邦尤欲及早奉行車勢如此
過了數日便即回話爲第將在鐵山造
船多費工力僅造之後安州上流雖有
林木恐難造來易也然到那邑還布政使

林祥儀妥施行不妨都司同三事俱照有
頭緒竊奉二票老父爺以聽裁奪此外小事
不敢煩瀆王梁老爺又有議單惟諸大
老裁酌以復容明白言之孚等同此老爺
欲迎祖宗義而來此圖過七事勒書之意
但近聞奴賊分三陣在諸島鴻鳳之可妨
廣布細作窺覘老爺動靜無所不
至目今灘淺水枯鐵騎豕突長驅若風
兩萬一旦警屯之事則犯但老爺
一方係天下安危小邦不能先事預告
之地何所宜也硃老爺駐節安州以
東濱海之地相機觀勢移迴進退幸
甚是送上措軍及差官等並姑撤罷
使賊不知天兵駐劄形止恐合權宜都
司同義州則不可不住見在安不可不深

亦思當稟議於父翁矣傳曰事係東國存
亡者當以死爭之況此係于天下安危者乎
予觀近日大小之唐官之唐將兩爲全無遠
慮惟以貪功輕動爲能事日夜可憂
者雖係草茅之言如以小技成小無勸
誘小兒勸誘之事此亦天也先無設備文以
此觀其義一兩邑辭言伊賊如先知之矣
觀此馬部可謂言尤極無理者能以我
國之餘之卒敵彼數十萬捷兵手空如
無村事則不思以兵火後樹木爲者值
爲之所而不等只以深山大嶺之云以爲據
據四五度據見諸以彼不出設諸等云不
得傳論之等更見極言勿至今會糊以危
社稷也

壬戌五月初三日戊戌

倘遇召問伏奉聖批有係于危亡之事以死力爭豈可虔畏監軍不為用以爭臣等竊揭詳凡人之畏怯者如禍害切於身然後不計利義之分逆順之辨苟從其所言臣未有得禍害之及而畏怯監軍不敢力爭手揣摩天下事勢斟酌本國體面隨問隨答而三條呈答之意亦不過是也此時決不可共設兵臣等豈不知之監軍所言亦尤目下備兵進勦之計也第要以共設兵數目題奏天朝以為事完之地然我國豈可執從其言增額書給乎西北見在戍兵摠計萬餘而以交替者合之則可准二萬之數勒內如有共設兵扶攻之言則當極陳我國兵殘

力弱之實狀勒內只有勒備周防綠兵
犄角等語則以本國之兵守本國之地其
將何以為力耶乎照軍之來奴賊早已
知之還上恒守之本意已知之非一兆擧峯
要動之事妙不以決為逃伊賊之勢張本
二萬之兵本兆加調新出之說也至於糧
餉之唐將之言內若大軍出來則自有運
來等處之運到之糧云以事勢揣之則
天朝大兵未易來也設或出來我國糧
豆之浩難支鎮依上教或咨或奏速請山
東糧可也即者已來之兵其數不多而如
毛將王官等兵前日告匱則應之今日
告之則困之其借糧之名而有借糧之實
今當快辨數千石運到軍前以備犒軍
或買或借或貸用則名正事順彼必歡喜

比請隨請隨刷未免惟吝之據豈不愈遠乎
臣等當此艱危之際日夜焦思粗有一
得之見安敢不盡於聖明之下乎每奉聖
教款賊以討事大以誠之旨意体奉周
旋原冀國家元事聖德彌彰也中
朝固於款事煩言日起無所不疑今者
帝勅特降刷以精金赤誠陳如此
帝眷而罕有也似聞監軍回到安州使
馬驄賚奏先送云若以違奉勅意袤
揭措辭則我聖上義烈之聲可以洋
溢於天下兆感以不違勅之意退托為言
則我國家二百年忠順之誠恐無以暴白
也聞於羅邑盡隨藩服之事天朝不可
以咸歸差殊而文院所撰呈文中今有
刪改而又付標宜當傳曰依啓□等之

意思亭未曉也今此賜銀皇恩雖大因念
我國少無報效之勞而累蒙積厚之賜
慚懼之矣多以慶爲憂亭當安於心乎至
於其設兵事孔其設雖小其挑怨速禍則
一也嘗聞我驕長誣宗社之危亡生靈之
魚肉如甚於壬辰一亭無以兵小其設則
禍不大爲言以黨亭了見不同也大勢繫於山
河之原大事雖其設百萬精兵有何可
爲乎未何不明白傳諭手字稱之一亭惜之
馬騷責其入陸則何不得結禮相致款
以結手更加家爲懼我國家至誠事
大清通商王立年惟修侯度列聖承承十有
三代載而粵在壬辰島寇猖亂兩京不守
九廟成燼八路腥膻萬姓魚肉國勢岌
岌將危滅亡幸賴我神宗皇帝動天

下之兵命文武大官二萬里臣討首尾二六
七年竟清妖氛極之大亂使二百年宗社
幾危而復安環東土數千里至今免離
兵燹之厄安居耕鑿皆帝力也自戊午
以來皇運不幸醜虜匪類蹂躪我大邦皇
威震疊天討方加凡在藩服義當先
驅興師助臣協力同仇不以越國之嫌稱
子夏惟以鄰伯之勤王為念兵殘力絀勝
敗難期而死生禍險忠節彌著則已未
之役將有辭於天下後世矣至于今日遼
陽不守廣寧失陷關於山海盡屬犬羊
毛將之偏師越發義軍之請兵賚餉亦
出於逝西把之謀而輸東顧之憂也國家
總督表改軍勢不振雖未能獲醜殲
搗穴勢摔蹇亦可收拾桂據推力是視如

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始終一節
不變於板蕩之際豈可曰我能料敵也
我能達權也量力而後進〻量勝而後
會不宜輕柔之妄動挑怨速禍使天
朝將官日起煩言而猶不能決以依違延
就以為酬國之地動於一時之利害忘君
臣之大義使世守忠順之誠死以有辭於
天下而三韓禮義之名掃地無餘抑但
一時忠臣義士扼腕而不平宜視之靈安如
怵惕不安於寢食矣可勝惜哉可勝痛哉

壬戌五月初四日己亥

傳曰吳軍門留館自上亦由疾勞動不敢言病朝臣或陳劉或呈告已為無疾之義而視館者每以病不往見於吳軍門答文及西報不知也多有議處事而館者不來何也以力疾來議遠史官諭之○傳于備邊司曰昨日吳軍門送咨乃大將黃名鏞此人入京十餘日四五度接宴曾無一言及於軍機等事而今始送咨極為可怪今日事勢與吳軍之文命之時不同中朝大軍進駐之頃追然不知而先聞我國大將名鏞來到此何事係宗社安危回咨十分詳議明白措送可也等一時進往極係不安事情以回某我自上接見時亦當由及反覆善諭矣他餘事已為不知也並速詳議以為回咨

若一日遲滯則回還不易支待等事何
以為之如李守備谷並事不古叔九一而尚不
率肯況總兵手悻悻未論華致惕之習息
遠議題○總侍郎照啟同前日照軍以
初一日起程事出譯文自上請留而猶停矣
一路各官見譯之後其甫為生待收令張禮
忠言告曰克爺譯文至於義州即令其賊生
後寧頗間鴨江淺灘甚多天旱水枯此正可
虜克爺趕進與還上言外之患不可不立此
譯文破此於安州更為商量則照軍回俺
豈不知利害但受命來此照軍為名不先
與審還上以何辭覆題乎決不可中止到
安州耳讀勅書慰撫遺民後即出西還
來云令張禮忠更為措辭再長告則照軍
回既已落文事係軍令俺則不可改譯責

聞行文使之止譯於宣川又令義州使知使也
到之意可也行期則三件事明日仍當發即
爲趨步此譯文使令遞送傳曰知道依所
言只送宣川等處事議大臣善處○
接待都監啓曰今日監軍出往江上登臨
川亭行酒禮三巡仍欲觀射臣等令武
士五六隊各射帳五矢監軍於四中以上
各賞給一大鍾監軍曰此雖非吟詠之時
而今日勝事不可無述席上亦欲爲詩
而與諸君打話唱爲七律只呈拙句臣承宗
曰謝我國甚爲過準餞傳老爺戎羅監軍
宣勅之後時或吟詠亦出鎮於之際監
軍曰謝我之事始相去由之後何敢自擬於
過準乎仍曰在前天使或有只留一日
而罷遣者否貴國知之乎臣承宗答曰必父璞果

亦留一日歟常稷僅五六日而返小邦至今
缺然上年天使只傳詔而無他事猶過二十
日小邦之情望其久留則當喜速返則悵
缺云則從軍曰俺之所請等樣事久未信
當尚任俺滿殊甚鬱鬱云傳曰知道

壬戌五月初五日庚子

令世子往見宮眷于南別宮 ○ 義禁府啓曰本府久滯推鞫罪人多滯方當暑月熱氣薰蒸一人有病傳相延染終至於滿獄皆病不刑而斃死王獄之設豈寔使然哉如推鞫一應及三字者姑坐罪人則當待判事李尚毅之出仕而其他已經大臣議啓及本府究察至者並元判下一向囚禁者無斷決之期囹圄爲之充溢世之義事或刑或放可寬可流如居一於是速賜批荅不勝幸甚傳曰大臣議啓及本府究察至罪人誰何更詳察啓 史臣曰近年以來獄事屢起綱羅甚密玉石俱焚甚至窮冬酷寒盛夏炎暑死者甚多而不能決斷洞釋有日之請從何處地惜哉 ○ 檢閱申極書

啓臣承命以前後下教之意往諭于領相朴承宗則曰天感如此病重有死而已傳曰知道監軍咨文答送後可以出場還此時卿何牢拒至此可速出仕議處勿失事機之意更諭于領相極為人愚悖濟以兇陰之父業武取才部將及其兄弒附托時論借逆登科朝野莫不嗟駭○傳曰監軍留館數十日今又送咨而領相不出至今不為回咨出場還無期有司堂上尹暉此刻馳往一一詳問回咨事令備邊司急急舉行又傳曰曾在上年天使時時盡心七年賊何獨於今日屢入不出惱君上至此乎予意諭之已盡此乃大臣不入之時亟出議處以濟國事勿為更煩之意遣承旨敦諭于領相且今日行酒領相既不詣闕則雖患不痊只留座後坐侍

如有詢議之事以備顧問可矣勿辭勉副
事更遣史官諭之領府未詣後二嚴入至
事察焉○持平韓正國啓曰臣頃在寧
邊接待毛將爲日已久承接之際不無面
目之分今此差官之來委致尺書書中雖
別無大段說話而臣在言地恐涉私交之
嫌敢將元書封進以啓答曰依啓銀子領
之○史臣曰韓正國借述登科者也一切春坊士
論齊憤再跖禮官公議大共攻及至遞判
寧邊以殺人見駁而陰嗾銓官入啓仍
任都一忌廉恥專事貪饕交結華人希
望因此風憲重任委諸此人時政可知○
傳于營建都監曰仁慶宮文昭衛門新造處
當初不爲詳審定奪到今至於退尋南
墻造成太僕雖出於事勢之不得已民怨

如多除用罄之虽速為抄照或除數或給

價事急急舉行 [illegible]

壬戌五月初六日辛丑

傳于掌樂都監曰近日多事領相何暇往見仁慶宮弟內司僕所造處詳問于領相速爲始役事急急擧行又傳曰前日下教邊山並元島無孔篤大村木討數書啓用於殿閣勿用於各衙門外處○左承旨俞晉曾啓曰伏見西來小紙奴賊有蹈海之兵云登極使吳允謙前月三十日乘船還下矣若以待風留彌串則以此意措上馳諭過海時使之十分慎涉何如傳曰允　史臣曰人臣事君之道無過於忠吳允謙兩朝一蓋臣也海路行役人皆巧避百般圖免如恐後己而允謙影聽三受命小無惧色乘槎日本倭奴既服其清節涉險登舟來中國亦知其有人雖古之忠

臣義士何以過此人臣事主之義不當因如是之
邪○倘還日啓曰當軍營內有無設兵若
干大將為誰補祿為誰駐練何地等語
所答之辭不可不明白用孫伊賊之欲吞
噬小邦蓋已久矣只緣天朝大兵來集
脊邊左右故忌憚而不敢犯也到今退屯新
城日治戎具東搶之計灼然無疑小邦
自當倍前隄防況今聖勅誕降縷縷
以周防嚴飭為辭小邦敢不体奉遵行
庶免貽皇上東顧之憂第寡惟兵農不
分括出南畝之民轉作荷戈之卒雖或
操練而究未伸用緩急難恃常切悶
亶日昨陪臣所陳二萬之數乃是沿江
一帶交替之兵各守信地以待倉卒
當此朝夕可虞之日何可聚會一處

事意採練手領兵大將柳斐義州府
巡邊使韓明璉昌城府節度使爲鼓倡
此道有巡邊使李守一此外許多稱裨
難以指名而悉舉也將此事意令承文
院措辭回答傳曰不可只如是閫外書
論事局已變以我國疲弊決不可經先進
勦宜量察事勢善處云云之意措辭
添入以答○備邊司啓曰留軍咨內李道
隨行兵士米粮一事措辦何處云云小邦
遍歷地方尤甚殘敗加以連歲勤公私
匱竭拮据湊合隨到隨放寧有蓄積
之地措辦之數手即令見到官兵其數
不多小邦少有可餚圖此爲出力供給送
銀平釋九小邦之本意也已令各該官
司隨其數數多少運入軍前以周其患

與我士卒共甚飢餒日後如或缺乏難繼
試令陪臣等酌議貿換亦所不妨之意令
承文院撰出回咨傳曰依允山東糧餉不
可不請來事係入以送○王接見梁道于於南別堂
軍於南別宮王曰連日陰雨館舍湫隘
氣體如何監軍曰有所為之事但煩悶
而已咨文欲知咨文中事意王曰咨文中
事當與陪臣勘定數日內回報監軍
曰發兵事毛將總督下人方在此處欲
知調發與否貴國若許調遣遲留屯
兵馬只存模樣則俺欲執此而題本
矣酒席似煩茲不辭陳王曰曲蒙指教
深愧感激酒席果煩當與陪臣勘定
後使譯館以文字詳報也王曰大人前日
所言船隻令方分付措備令聞東江軍松

木以船材幾去斫伐云此乃數百年長養
而華使往來至於遊賞吟咏一朝赫盡
行路傳嗟況西路民力爲竭無形是大
人所親見也斫伐搬運事勢極難願大人
分付禁戢以送軍門此乃俺之分付如各營
將官之所爲也俺來時只叫安州上流有
可合船材而直路則不見有船材之處矣船
隻如備六七十隻可載運而陪臣以只備二
十隻云之若非六七十隻則決難載運貴
國收拾民間備得六七十隻則斫松之患
自當停止矣若以伐松事有陪臣文報則
願賜下示俺當嚴禁也王曰船隻尤只備
數十隻也今當措辦四五十隻矣送軍門
難似不足先備以給則俺當相議以處
俺西歸下將官皆有接伴官驛路諸上

貽弊甚多而使之還路亦有錢慰使云
請皆撤還王曰錢慰使乃契邦二百年
敬待王人之叢趙豈可廢閣於今日乎似
難遵命安州即大人駐劄之所故錢慰
使止送於安州以東矣接伴則當與議處
臣等曰俺行與詔使同還之行不同當久
留貴國不如錢慰而亦豈虧損於趙例乎
七將接伴皆不如送而但今之出來劉同
知大夫人也非如李州同之此差遠陪臣使
之接伴無妨李中樞高本慶名使亦中之
久矣但年高病深似難久留自還上當還送
於中路而朴侍郎則年富無病當常去
矣

壬戌五月初七日壬寅

傳于備邊司曰營軍久留而塞席一不聞
諭西圖邊後則千里遠路何以爲之乎大臣
措待都營堂上措律上聞使各別遞條措
辭于善諭可矣若失今不爲周旋合兆後
鐵騎長驅則其禍必倍於上年十分悉
息商議善處之此賊之窠巢不如林畔之處
而已予日夜憂悶其加勿緩著實擧行
○靖陵守侯軍黃德守同端午祭除竊
銀匙著命寬能知奉下諭諸道物色嚴
捕

壬戌五月初八日癸卯

大司諫俞大建啓曰國之大事存祀與戎欲糾吏禮部者所以重告廟之親祭也亦以扶備局之公議也事係親祀務閑戎政則身爲言官者其可無一言乎臣之引避之矣出於爲親祀也扶公議也而爲告廟之後又當有次於府應行之典也豈料言發禍隨指爲陋譏至以禽獸之行醜辱之所謂禽獸是何等罪惡耶彼軍隨人之語不以臣則如以蓮國不足多言而人而有禽獸之行則雖在下賤罪實同叛況臣幸在朝端于今幾年擢第先朝知遇明時久叅近密又叨憲長如有一毫惡行云則何以不數於前日而乃加於今日乎 臣前爲憲長之日墨逆煙則

兩司攻臣不遺餘力而罪元一二臣及此者
亦何也此見禮書代行之說啓雖出於無
情新皇帝即位之後錫銀便蕃之
寵振古之所未有雖因有之或順付盛
美宮未有如今日監軍奉勅之異典也
告廟親祭之後當有得禮之舉而慶
不可蹉時祭不可移日因乃於監軍留
館之日恩暨上事大之誠修皇朝春丞
之恩在我國應行于監軍有光不可不
盡恩盡舉行示一國欽於之意有何小
拂於監軍而彼之執言毋以監軍在
館為辭至以有違規例大失事體
攻臣者如欲陷害是得之意也且凡論臺
以吏曹政事同事行言官以嘩噫臣以
此兩事遂爛之意營通同儕者加臣

一人所可獨當而同司所同受同僚所當
避故先為營通以示臣避嫌之意而
已彼以營通不為歸一為非凡臺者避
嫌之規或私見或獨避則只待營通
之歸一乎且以不待僚啓為非其時
則啓之臺者且被遞斥則僚啓之事
伊誰為之乎且以一日畢啓為非所謂
不得畢啓者是乃堆上啓完定之啓
也臺臣之請如有獨啓之事則雖一日十
奏可也何可拘於堆上啓之例也況有
前規者乎且以不為退待為非則同
生及四寸親之不必避同生四寸也既不必避
又不退待是亦規例乎且以必罪告討
以臣避嫌謂之不有君命則非得禮廟
堂之所而前有法討之先避後有請說之

升遐者諸皆不有君命而然乎臣以
向有丹心世設諸重論來及諸啓反被擠
擠阻抑重論識可之痛也且如世設論去之
官則例不能數年者去其良以其言為貴故也
其論是非自有公議何可使之鉗口結
舌莫敢誰何者非今日乎臣是何人敢
蒙異數不允論遞不許呈告聖恩如天
終始曲全臣識陋越遞不知死所但以臣之
被醜詆何可仍冒被行長官之職乎請
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 史臣曰古之有
言責者不用其言則去識以進退行藏
不可苟合於時也今有大達乎筭過七紀位躋
二品斯榮足矣固合退休而當此群情
衆怵之日一身而當兩司之攻遭其多口
醜詆狼藉指以虛經目以貪攘一辭得

萬端紛如事目甚而情事人主往議鎮
靜不能一是一非如欲兩利兩全無則恐
當了年來退色斯而去何如含垢忍辱
強顏就我自取措擲之禍乎以士夫進退
之義責之於一先廟社患失之鄙夫史官之論
誤矣○營建都監啓曰近日都監至辭各
所提調句管郎之等入啓臣等之意常昧昧
自今後並辭未端書郎之單堂上姓名以
熟議定奪並啓之施傳曰依啓○營建都
監啓曰四月朔運送石伐石之數別單書入
傳曰知道○傳于備邊司曰兵曹馬郡司兩
言發兵事極可之甚卿等明白陳論而至
節使之行我國事情須詳細陳奏後可
免日後之害爲下教異度而未見柔行之意
各別急速議處且果兵曹回啓中當

佐農用謝兵勢雖姑待天朝大兵進剿
師期於機善處之意諭入似當難遂一
日大臣各別議定以達且此回咨所閱極
重主文之人用意製進與大臣勘定以
用可矣何可與今李再榮朴希吳等製進
也極至未安更要爲之○接待都監啓曰
馮都司使差備官下處賫請與相見臣廷龜
臣尹暉臣鼎吉往見則即以紙筆請
卓上書示曰奉請無他意思欲見諸老
因呆老爺議兵餉諸款無不妥當只得
回咨便可啓行但內有一語不敢挽之人口
故欲與面論之臣等書示曰回咨則今明當
呈進而大人所謂不敢挽之人口是甚麼話
都司書示曰兵議二萬餘是矣須自下調
五六千陸續進兵義兵又使備敘去見責

國費與誠是審實事則外邊體面好看
臣等答曰我國兵農不係自兵興之後出
豈設域內緣邊之民分派防守見去者交替
有迭相往來自有瓜限當此農月率皆
闊遠則釋耒失業之弊亦糧道必絕
云都司答曰今日進剿無期則協應京
後何如臣等忽議多兵也但人有窺其隙
而肆含沙者必須我偵其隙而彼方闖其
口如謂目下有事南邊調不便試觀近
幾設以擾耳目而日後再為邊處虞不
妨耕稼而亦可杜人言何如臣等答已聞
大人責奏先赴京師云小邦兵情大人明悉
小邦事情而且中齋于撥新自登州至
未知近日廣寧消息如何而之前頭又有虛生
來之兵乎無厭象將及將官有總兵而出

來者手都司曰齊千總不由古道從南
邊野海直來不三日就抵王京今日有
家丁來云賊兵將以舟師一百六十隻超
平島生獲被虜者五百人斬獲真賊東
八級登州東無設而颶風大作各船令不
知飄在何處又其後中朝無皇城守至
養馬島獨賊兵將之船尚無下落云言
等答曰莊在賊兩將將向何地而中路遇
風手都司曰莊在為南路遊兵向驛廟島
賊節制南北兩游營向住皇城云云等
曰天兵既到小邦糧餉當竭一國之力
運到軍前飢飽與同以為元數不散一
朝若還則繼糧之策亮為商量在山
東糧不可不速運為運來都司曰我兵淺
來者不多不得以銀買糧於貴國多費設

兵自當議處決不敢獨苦貴國也臣等
谷曰西路今年大旱野無青草江水
枯淺一可憂也秋成無望二可憂也天
兵若阻飢則小邦當竭力支粮豈恐
發銀換去矣乎臣恐難以繼之都司曰不
條之前已言之矣此番用兵乃中朝自家事
也豈有自家事而獨累人之理累人而
粮不給則三軍不免庚癸之呼累人適以
自累也兵多日久自當轉還決無經年
之久豈將仰給貴國之理臣等又曰老爺
譯文至義州此固奉勅之意但目今江
水甚淺虜騎出沒遽接邊臣之報已賊
頭充斥部動止安知細作流布内地乎此
舉不可不甚重也大人力為告勸姑先駐
節安州徐觀形勢或於遼陽水淺時舉

騎馳巡撫來爲晩何可輕動或致後悔都
司曰承令極感到彼當相機進止決不敢還
營試即安州亦非久住之地至彼自有
商量是臣等曰實爲君深感大人爲小邦致
意之勤於證之事惟恃大人周旋耳昔
年大人來臨小邦調護小邦之事戊申
周旋之力亦已熟知矣都司曰此豪大王
厚意難勉强拒命然私衷到底不安
煩爲多謝云且書因談曰已老昏臣
等辭退傳曰知道速令備邊司議處以
軍器等還邊迴發兵等事自上接見時一
一詳細陳論使之該備題奏而待
通一日進去以管軍馬都司詳審軍精
而不可已十八日議處啓○平安監司朴燁狀
啓告変人安光瑞安由善及名孔蓬賊人

等合手因光瑞由善平壤人與同府人濵
御將金良彥有隙謀告良彥同民聚黨
謀聚本道軍兵作亂辭連者武將董
德符李廷臣及鐵山府使鄭斗源近
送人如張右邦等甚多逮捕結縛事
意見不實○（金良彥之父[illegible]）左副承旨朴弘道至此見本
安置司秘密狀啓極爲驚駭金吾堂
上郎廳及捕盜大將使之待候於闕門外
何如傳曰命招如此事封入多令煩世大臣
示命招○左副承旨朴弘道啓曰所謂下路
大將[redacted]李廷臣則如是端川郡守李
廷臣而此亦捉得者也其邦亦內庭云花
臣已令捕盜同名跟捕而今聞廷臣之同
生爲文官者乃是校檢李廷明云合手因
手何以爲之且李廷臣五犯人請一時出給

遣宣傳官拿來傳曰允○左副承旨朴
弘道啓曰朴燁狀啓上送大將時豈其人未
知指某而居郎招書狀責來朴燁軍官
權聆潛日之間李忠符曾爲上送大將達
接待浦後時未交代云者如是指忠符而
言也並爲拿來守令就川府使鄭斗源當
爲拿來難免交代拿來守令傳曰議大臣以
啓○領議政朴承宗左議政朴弘耇右議
政趙挺啓曰臣等之再請西北三道將業之
者減從役屬悅其心者誠恐不執之人因民
之困以梗王化今此五鎭生役免之言不忍正
視猶幸不去入處中謀逞於邦域之內
罪人斷得登時撲滅西北自可寧靖第
之再之說並罷退爲患鞭隊五鎭及別將
守令等請一依政院啓辭并設置事

拿來傳曰依啓鄭斗源並爲拿來事
更議以聞回啓曰鄭斗源不得不拿來
矣傳曰依啓龍川府使急急擇差差
送交代後拿來

壬戌五月初九日甲辰

執義韓晙啓曰同朝之人皆殿下之臣子也孰不知聖上事大之誠皇眷之隆卓越千古事光嘗冊而先無者沒行摘揭之豈無乎伏見俞大逵遞避嫌之辭告廟大禮獨當於身而以言豈設禍隨擠陷醜詆等語有如狙遏其論者然尤可嘔矣又云四寸之聖旨不爲引避退待爲言此指臣罪正言韓睟之聖旨也臣與睟果爲四寸而臣又既爲人後則睟是本宗之四寸而元相避者也法無相避則其可違法而引避乎然臣心有所未安故其聖旨不爲引避爲可否者亦近例也大逵以違例所之者何也此言雖不足與較而既被醜詆請命遞斥臣職 答曰勿辭 持平

同日皆以嫌辭
引避者並句錄

韓正國啓曰伏見大司諫俞大建辭避嫌其
中以臣兄獻納臣定國避嫌啓實之時臣
不爲避嫌云蓋兩司近日同傳啓以軍留
館時氏避嫌等事一切不爲故臣於同僚
置臣兄之啓通以相避不爲可否於啓
而不爲辭避嫌承當其啓於是之日大建以私
書擬通於當年令臣相對言善爲啓於是
云啓之意言豈有請定之事乎古人有未
見如此苟且之意諒為大建以老無恨
處人指嗾齮齕人人甚於毒螫極為痛
駭况親祭次第等事一國臣民之所共觀
豈待大建之言而始發此論乎臣既被
醜詆不可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
正言韓[illegible]啓曰伏見大司諫俞大建避嫌
之啓有曰臣兄啓不爲引避退待云此

指臣四寸執義臣韓禧而言也噫是以
此引避則臣亦不可仍冒請命遞臣我答
曰勿辭◯獻納韓定國啓曰頃日憲討受
當直諫院之時持平韓正國即臣同生弟
也以相避不為可否於當通而大司諫俞大
建以受當直同生四寸為目醜詆臣弟正國
而正國既為引避則臣何獨仍冒乎請命
遞臣我答曰勿辭◯掌令朴升吉啓曰即見
持平韓正國避嫌之辭舉臣姓名而謂
前日處當直諫院時大司諫俞大建果抵
書於臣曰今日受當直時須好採摘語善
為受當直云臣意謂大建之意只要如此其
處事不可以人理責之仍自漏而不為答
過矣俄而城上所持平閔以深來到揖尊
時即言大諫抵書之事而與拍手而笑

其時所當將大達不識事體之狀具由引
避而涉於凌擾未之果矣今見韓正國避
纏之辭無非臣見輕於大達之致請命速
臣殘答曰另辭〇大司諫俞大達啓曰凡衆
人拿來時諸都事中抽出某員書給
應拿之人各自受命馳出拿來者使犯
人未及知都事不容私也今此之受遂出於
罪與之日人心危懼罔知所為禁府都事
閔僖自請往拿告者告與被告時未宜
竟則其黨同也拿來罪人人所欲避之受
命拿人彼此何擇而欲拿告者其心所在
實不可測也罪閔遂事不可一刻留之
故臣以此意嘗通城上所以告他司僚事已
時送吏過午始返答以避纏臣又遂嘗手
正言李應慶避使之轉通則應慶避之言

曰長官之意如此愚意則不可不論仍
傳于獻納韓定國亦以避嫌不答至於
司諫崔瀣則書之違慝故臣使掌務吏
三度送言于李慶益請來推草終
始托病堅卧不動不得已請于司諫崔
瀣則亦有病不來李慶益崔瀣等或
書不可不論或書違慝皆為不來以致
日暮甚慢忽之誠違之義殊失論事之責
不可不懲當此致齋之日固知勿捧之教
而事係治道不敢不煩請劾事閔僖
拿鞫正言李慶益司諫崔瀣並命
遞差答曰閔僖已為察之不允崔瀣李
慶益何如處之事勿用煩論〇備邊司啓
曰信使之行如有其時若緩期不出設則
難欲駕海似尤萬全屢承擇善之教而

遲延至此者前此雖差出旋以病回遲
欲與東銓諧議知其无故然後擬差之
意也堂上官為本司提調者並為此等
事而各議李挺元久不來仕無與諧議
依前例令該曹擬望差出傳曰聖節
使尚不差出勢難入送矣朝臣無一病
無故者本司有何不知之事乎速為擇
薦何不正二月擇差發送乎事事
極罔更速議薦○右副承旨李溟啓
曰吏曹參議李挺元累招不來更為
命招事傳曰累招不來殊無人臣之義察
之○下諭于登極使吳允謙曰唯帥胡譯之言
則使其擅把守旅順口等處云云卿等入陸
時十分詳悟後於前進勿為貪程○傳于
備邊司曰吾戚前月晦間已定宮於東接之日

而因朴癸兼還入始得姑待云云等事於
予言之年冬入送故謂了禍祟莫如是
至迎乎今又緩然則無禍之至豈以爲
軍難來於東出者之操家國無生
兵之事唐將條陳條來我國何于禁
修古法亦之言若甚當則必軍毛將有何
以爲信義不當則鄰於唐將我亦當誠
於彼乎自生他疑只宜守信義云云今鄭
出信還送回啓以送○直朴癸兼目見來據
已迎出而出送茅達海無等而深可仍
爲虜所欲緩無禍云極可喜鄭來出來
加資以動他人而癸兼張立其等書狀句
如前日擁兵還送可詳議以鄭出信揩殺
答還送使癸兼回來史臣曰寅賊倉猝
亂不可以仁義說也鄭賊之猖獗至是慝

恐嘩筆之諸君足在序毛羣而未能盡宣
不知毛羣之不予敢闡書之不予之道而録之
開瞽者執言之地衛突接物，恐不待
智者而知之。今後入道者讀通書實
宗旨在從綱達權之作有拘因循
辱之耻點以儀表之辯論之以形實事
之以信義醒實之發部百生以可以立己
年也清亦甚弱有自取羞況織之所求
無加一節安知羣日雖從之清世之厳之欲
將至於不思而不思言而又有甚於此者
此職責殆日甚無於可謀今後免語中
相交推兩國敵可父母得見君臣了二
百年積弊之風將至滅藏十三代出版之
誠意之來羣策白宣九暢然大可得去而雖
首壯能羣之散修能究械平展則控抗要

害有事於諸有戒乎豈可使宗社安危
繫於一小驛之呑噬者聽緣安保之計也○傳
曰此付討蓮又報於西蕃通閱可否者鞋營
安集之策令備邊司十分詳處以具可與意
故之得見嚴設の粮ノ之走憲空於謀之策
物色捕捉事並下諭于都元帥以示武鎮
益可從之○備邊司啓曰此事於回啓
生予一款更為商量於盧逓路請郭忠康
鎰好云云等指諭權略事安此事女
以此回啓為題奏之則其事不可不十分
慎重此蓋語本意於我國而所關極重
啓草付標傳回依啓當以此語更加十
分詳察刪潤以送○命捕水運判官李
廷弼于忠州校檢李廷明逹逃于振威以其
先逃匿各生國厄告變也

壬戌五月初十日乙巳

日誌篁溪郵局不能見大日誌合為大建

通告樑木討論郵事開會合事務專事也僕之

又人不知何許而自請生合手步者則甚

以所在官事之測均在書清意以送交

徵為說更以大建之言本意同樣上所有之

發送極日誌各事擇其入為云立言以為

雖無樣上所有他處出可以畫出其奇

是所合宜據餘面於此會送則大建

不議事錢至於政人至以請遞至誠同

入於論衛家政之中亦之段厚而與究竟

由所轉民事所以可如此之宜乎窮討所謂

存清気所以至之語而取相手於人笑之書

也樺至长官至言有在而执法不務錢

静日報刷詩無付之四已矣安之言難不

兵較剛猛之害未知如何否以兵壯當道
遇即時厚秦言地雖無絲動之於不苦即
軍如手不忌攻擊手無業之至此之戰燭而程
炎之歷一刻不至故今當圍忌一日有
此處援之難遇至之一說已遇言難以俊後令
遠行不能答曰尚當○此手備留還再回西至
中當此震目調兵勢雖甚待天殺大
又進勤師期於揮將將之言深入此
當由○在前那些李固留各處會議李
極之前後陣於此可來時正有嶺命而
亦不來陣於來因此不之時回命於○時
于備各自回分兒殺之羨矣無等書此又中
胡謂無等之則此賊未援已空先鋒將
當日云然則倘權迎於朝夕而不等不能節
不可此不可坐見兵已半為不可不備綫到

保障聖母惠王議定再來今日明日擇日以
為之平此賊勿造沿橋艇候云討勦
亦是所持來審有如中原西蜀江左避
兵聖母手書曰内邑惠議聖母且當再從
沿賊若歷境此詳日時而大王以下不為
平定之至之議聖母而亦後如是且死今
日明日慎以頭擋之事手遣諧當再
聖母面諧再揉不出於九一累不盡念是
日故也出內日內惠陛詳諧當再數日
內者田圍逐自今日早會又傳見朴某萬臥
已備賊又送其兄來出投初以文希之下
之故而來日陞寶強使蔡某入陛又被拘留
家有老母而兄弟皆以團之備於賊中此
是作下之道今後大家為蔡之某某条
圍置逐來多般詳議從長處聖母且經便

累月滯留於此時極爲難處以不給餘
答遂辛回禮物件亦乃不擇送至於琉
球之犯海構禍之說極爲無由似以欲
答手西洋之雖慮有窒礙亦有可暫已辦
得備等項並兼遵擇至祭從發傳送其
物期得彰心傳之鳴告周洽並見爲信義
○營建都監所已金絲上等江楠四千餘已
爲水陸轉運半二十有數日內當可入來云
正殿則令煙冶所揀之磚石則當用於牆
丸矣且見金絲楠類則青瓦所用琉璃搭
備木二十四圍松禾楠杉林庭順亂柱其典
守軍中夕韓仲之而奪用云其木二十四圍林
應順果至大舟用與之司發辦後當由有所發交至
之事從重詳查所仰之之請賞近者司發交咨
旨恩下諭傳曰知○備邊司回啓曰臣等決覿

前後下款案恐不得承奉聖意又矣以報
答將軍直欲鑽地而入固知所為也將軍
之言非是帶領兵進剿之意只令潤生卷
于兵馬添補昌義之防一以為箝制之
兵一以完使事之計其心所在恐未可知矣
將軍又言沿江把守之事乃是一面恆為
之兵皇勅開諭之後未嘗帶領一卒添防是
以換也其意蓋欲目見新兵之入防無杜
依其觀之只言者也將其添減之數具由
上奏仍為捷速則將軍之表出矣我國
後日之患亦可小得如以農田潤兵不難
則定可以西兄在在兵數千暫且潤
入於昌義之留使將軍速將部其邊亡卒
勅書之言則將軍如不以為害而救在
我事作不得不然今以回咨中以此事

意思措辭撰述宜當照軍門諮回還奏有
未安之語依上之教令主文人照意撰完
以送傳曰至意則好則好矣梁言雖如是
毛也如以所發之兵越去從軍誰能禁抑
手伏賊我國大小事無不知之軍門西還
我兵新發則賊兵不擾以爲此事極危
且添兵守禦云云而發兵一事切勿添入
以緩禍機事更詳議啓之辭中照軍
捷還云未知有何捷還之事乎一發軍
兵則此軍兵我國用之乎是誅大事也不妨
反覆商確更加熟議善啓

壬戌五月十一日丙午

正言李慶益啓曰大司諫俞大建以慢忽討逆論事失體等語同參於論僚啓辭之中其心不無嫌可知也儕則臣亦一體之未知何許人也告者今年來乃敢自請其不然無可以論矣故臣於兩度答通皆以可論書送而終不得論者只緣同僚以避不見答通而必有二相較也小臣他言於其間而大建遽以撥陷同僚之巳任拖以浚逆而陷人一至於此其至附肺不難知矣大抵本以假自討逆之言之近來諸逆繼諸請討者累皆出於大逆乎以論事失體之言之不待同僚之答通而徑先獨避累書盈案者爲請長拖書諫官者是果論事之得體乎以拖之論言之彼以同僚之避嫌皆

告示悉題煙過累日始遇星垣亦擬二物呈
閱不勝大乎其餘近日頗安之事不一而
足而獨厚於貴人來得一喧矣況當軍
興危急之日為臣子者所當先國家之
急大違不念皇上於隆之意小夫能靜
之事而先把關津安設粗整而後已其
尤為片也巧且條矣章欵整明曲發固暇不
許違政所當儆勉借戒並倍為日而累
被醜詆至於此極決難苟留請命遂行
五賊以合同勾結○日憲府致同中稍之於我
國前後竊詭隆除錯等張貴函來有
望於今日竭勤竭銀之墨筆也樂圖互戒
節於稿紙與欲領頌君上之意之衛
列而已將心軍之策百日為事自強
至之勝君軍情之同府極矣以軍報來

費行請令廟堂急速完定親祭及祀
行大禮以華擧行使皇上固典益遂即修
大不至於稽緩不勝幸甚○司儀阮致巳
新皇帝即位之後錫銀復以舊之號振
古所未有者也雖有或順付或差官之附
宣有如今日以北軍事勅之畢典乎告廟
親祭之後當由有以華祖行之擧而慶不
可論時祭可務日頃乃於以北軍爲結之
日畢壁上事大之滅仍皇朝崇邁之恩
擧一國盛行之禮則其於北軍卷不有光
乎請令廟堂速爲完定次第擧行
以俟皇上之隆崇以彰宗社之大慶
以孚臣民之觀聽也以答同繼前費以派仍
傳已氏以事而釋辭於多事之日乎句爲
臭頌集言于一兩目 飛時雜寇壓境堪

喝萬諸營軍留館支出兵糧加以土
木日煩財力內匱大獄連起人心鼎沸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皇上之命使專勅錫銀
獎勵欲其出兵助糧以為聲援而王畏
賊兵之強忘君臣之義無意出兵助順但
以遷延為後諉以為目前之計潛遣信者
交通窟穴孤恩負德何以自立於天地間
是舉國臣如皆為左衽之人而通臣卑皆順
吾阿意乃欲渝義上蘇猶恐或後爭先
古今天下滔那使臣以限而來者也
其人果可以人理責之哉○傳曰鼠頭奉
移事不足取業度也北從賊其甚已為
頭霜落之節已近西疆為中洪雜事物
多歲以兄日修繕使其家定今月內
擇日不得禁革物事今移書各部郡

○備邊司啓曰以朴蔡英所送胡書來送爲
議謄送示于留軍事下教矣留等更爲思
量則帶領兵之事時未停當而留邊以此書送
示則留軍必以我國怯於賊勢之恐喝而有
所待難以此致疑則恐有難處之患帶領
程數三日後令接伴從兼邊報摠指爲留
汛有此僕之於邊上那報下以留軍必不
得接程而留所以自有此言然之於接
伴從從也而所以待日然至○備邊司啓
曰留軍之請糧者數未持因勅內事之
原頒之於從入於平壤以容發餉
周行之旨而已九陪江邊勅之價也而來
之請不應邊行於布以勅當之費兵將郡
許以致無謂之兵越去任事我國如所從
其言年況宣邊有事於予已成所待兵郡

輕率如是長夫乃王事之語見如是乃大
承在坐者撥去河道舊以便防固守營云
小邦之至險者今江水甚長無處不塘
之險可言傳諸河原就而加潤數尺以
為大人之之小仗拉意請叔諭誠自勤之時以待勤
去此等之之哉云云前次沿江中縣取今日
由遠而攝急速營甚此事行營信
去甚等甚見之之諭致之時回依致回沿堂
進後即之進去細閱單據仍寄先定
貴的之約可張報知信從容爭從行○
備留退可致以以去言之記答之是錢先得
已費給付其餘之事別吾觀甚急回如是
之然回致手勤去信書之後加運兩見到來
破不示如前云今又兩函信書其手續
福子難送去信書錢書也來色墨

英事致答之五款十分詳議尤覺當答並
不以華人含混生疑宣稱之痛擁護不知所謂了
僕也以爲依然如故今將各節書以
答曰前俄軍雖來致無處動與之接我國別
處生事之事唐將乘其飛渡海條
來除往我國難以北方防自可謂也兩
國交好無信義信義是惟馬則前軍
走將有自交之信義不能爲了雖九唐
將當強兵致年句生他疑只是守信
義可也爾國式我國和國我國遂應
章總以信義執強堅執幸須先出爲講好
之意即日內擬出付英來達清國遂宜當
請以信與一賊之先錄之費得以領兵往以
定方法與之言則當此危急手俾賊以圖
書毛田某事方某待言此二事並善添

答之可矣更加詳議善處○備邊司五四一兩
方糧餉之路今已絶況中今年大旱清川以
北野無青草云兆徒我國防守之軍難以
徒糧若天兵大至餽餉無路極爲悶
今方宣諭募粟措措措辦而三道與
兵使不可無助餉之人則三道監司及統制使
各率五百名全羅以無使各率四百名
黃海左兵使全羅左右水使慶尙水使三
百名不煩我力營中自備以爲接濟限滿兵
船路難脩整募得水手直送平安道
廣畧錢飾下軍糧則使其守護句管以
祖天兵發銀換兌之本船隻付諸本道
以爲日後之用甚爲便益而七月內入送
而論之守令或有合力助餉則亦甚可嘉公
之義事也兼又知會風氣所至之情以道

皆令水陸各營悉由宜昌官下游傳日依
啓此辦為上策山東糧餉請運一事不敷
九一而不足之田畝責辦於各方連年設法
皆軍竭力已竭以不得不票其更議蠲
宸衷決臣已知係於國用依於民九頒不食
國九式同又請於節用愛民使民以時驚悸
軍興五載八路騷屑民力盡矣國用竭矣
軍九罷輸從九泉流以有限之財抽之應
死窮之從役一經詔使身指各軍抑以經
營兩關出木日無歸會冥甚飲剝膏推髓
行齊居民恐浴兩無流離靡遂散之
異今日民生亦已困矣識宜停罷百役專主
防備節用而襄財愛民而固本宣可使千
解之來又害於疲於民極那驚呼庭
堂遠盡見無猛周之策清南疲也之

政不敢遲延立將此傳諭向閩匠惜
哉〇照述鄰省現已飭趕山出材木二千五
百九十條各樣材不等合而七十七條
營寬高大不等二十二條係上等如至之
言該省目下照此高大材木業已發
條告向即如是飭令更詳察函〇王接
已照咨將軍於仁政殿照將軍已回咨文乃於今
日則事有便臣自當面謁一兩次日往往
咨行飭出去之後則往返之際如多九便
望將趕工至王已飭照大人之意令日
內當是速將所有迅速歸一處不勝繳
移方當如是鄰諮該各諸文僕等日如
來船至二三萬之四五日至行至此照將軍已
條與當面將書記有查之謹覆
已當陸續送赴該將行因照覆如此

曰此乃流來規例也碩量施帖中事乃朴
泳孝及譯官等加資事也王曰接伴從使
及通官等不穀亦有意優之事曾已
發言者奉表接應之勞固是職分內事然
當回揭以報監軍曰禮部難勝於兵部
中朝亦有以翰林兼帶史之事副使隨
從而行亦有講論軍機等事須有兵權
然後可以號令權兼兵部未爲不可王曰
議大臣朴弘壽趙挺曰無任分兵書亦妨
朴承宗曰自先朝中朝大官之請無不從
從臣意則朴鼎吉陞嘉義除授實兵
曹參判以送無妨監軍曰使西幕下諸將官
既以接伴官爲隨行事曾已陳達碩皆
擬實儀之一行設宴之禮亦宜擬行而國王
亦不聽從錢至日與使等速宜實儀擬以

除一路之契王曰接伴官事既已爲通命餞
並司安等事乃小邦二百年敬待王人盛
規豈宜廢闕於今日以維爲通命畢回
凡事有雖有權宜一時之權而除一路之
契非毋不可王曰爲小邦除契勤款並送
盛謝但二百年盛規決難廢罷矣仍罷

壬戌五月十二日丁未　丁未

體察使李慶全狀啓上年臣之承命下
往ㄷ道也專為江華羅州安東等地其
三處形勢風土隨所目見已盡於前後
狀啓及啓辭中矣今又更令臣議啓則不
過又陳於前所見而已江華只寔一島嶼
頃日廷議爲回無過於此羅州則雖系師
絶遠只物力停於他處安東陸地平野之邑
儒士品官多於其戶之數人心風俗則似然
他處又有異矣此三處大界如形勢周地
方山川形勢今日廟堂諸宰孰不慣見而
孰踏試唯在揣摩的確十分適當之處
大抵只保障如先定其處然後人知保障
之有所措置凡百雜不能一新牢辦而
及此小聞之時竭盡收拾之責庶效些小

之益而愈遠報稍緊則曰保障稍緩則
置之膜外有緩急保障何時可定乎況團
家根本專在於下三道而三道尤為一樣
權落於兵可操之于兵柄可運恆產恆心一
時掃地更無下手地臣處受重任之名也
在聲千數之下悠悠度日下生之趣只一
王常上奏早生迴之時粗有料理之計而至
今未委勾營從事官出具東隅不意稍接
他賊生出臣之詞曰敢請他寧臣等出之
劉永之挑下臣之最就花練同知所為
時日從輔新參不遠歲非臣一人之咎實
是朝廷之處分各割商量合早遣貴處以至
賠倉卒之悔傳回鄉已交命憐其志心
規畫不如加差副急回籍全家○之書致
田各倉匯迄今百官春等之祿尚未畢給

誠爲渴悶曾見海運判官金守玄牒
報居平山倉致捧各樣米八千餘石漕船
十六隻分載已於三月二十九日發送云而
今至數朔尙無消息法聖田稅亦尙未
得上送而時無發船之報此於直上納
各官及私之漕請船往來亦不來到難緣
於方困於此等事支待之物亦不無後慢達
滯之患極爲痛以居平山已發送漕船水
還各官捨次精目送而法聖初運送及各官
直上納私之漕請船往來更加嚴覈上
送以懲痛之意稟三道巡官及私之漕
事議海運判官取考切責嚴諭從之備
邊司啓曰今日以圖書及毛粟等事並啓入
事下教矣依傳敎一一請入即成答書
令黃連海...去...於一重上諸有司堂上

金會寧等詳議推出之意敢啓傳曰
依啓此事何無筵然非此日早會所答
之辭詳議書啓○傳曰金良彥所領役
雖云兵多至三百餘名而良彥拘禁則不
無驚潰走胡之患民賊路可疑處息
定將決兵捧察而捕告則重賞事下諭
于都元帥以下咸鏡道兵使處○左承
旨朴弘道啓曰即者跟隨譯官申應濂家
丁差備譯官李仁樑來言投得假㺚
於慕華館近處則致謂生假不辭剃頭
者反着我國衣服通我國言語而隨我
國人大肆諠近處丁胡之人稱名人而來
之云極為驚駭假㺚則申應濂等捉納于
都監之際當軍中而奪去云為推曰丁胡
乃稱名人即刻令捕盜大將及漢城府都

事使之跟捕何以申德海等柔樣善捕
極為可嘉敢啓傳曰允此諭吏等即為
論賞丁萬戶籍各人家如有真其假撻一一
密探捕至都城内外埗門詳細巡伏譏
察事言于四捕盜廳○傳曰白諭虎及假
撻各别互守事更加申飭而假撻并移
因禁府都事明朝召于大臣以至從扣速
令書啓○王接見毛陶將差官於仁政殿
王曰毛將兵氣體如何新陞官秩不勝喜
賀小邦從路殘敗無形大人來時夫馬支
供等事如不成形係用未安差官曰毛兵
主亦蒙賢王盛德得陞官秩億亦之事
上來感極況賢王法度嚴明一路豈有
參慢之事乎王曰毛大人來往樂境今已
經年能立大功超陞官秩不勝欣抃無欲

一奉西諳軍務而不肯來臨除用鍊然
所帶軍兵暫屬代領碩賜一桂以附贈仰
之懷事仍告幸甚差官曰毛兵主多帶
軍兵招集奮逐民援害貴國亦已多矣今
此陞秩實伏恩德一者來拜札無意也第
慮貽累矣一路來果矣不敢之意使當歸
告王曰毛大人雖來住貴境有何援害
廼於我國之事終始顧護無任感服貴軍
門京許多各營布列海邊小邦雖欲盡
心支待拘力不逮恒切憂念且中遐亂道
人援害農民掠奪牛馬使不得耕作者
失農時則天兵何以繼餉道民何以資活
識頗嚴加禁戢使無此弊幸甚且賊奴
近日生後邦邊我國事情無不詷知大人
業止亦如偵探情實善處嚴禁細作

事惟告幸甚善官曰毛兵主之國有極害
之患侵擾農民者割耳重棍如此患
且以軍來到之路中去鴨江船隻使彼
此不得混渡細住之患似此可主然不敢
之言生於眷愛毛將亦如信念謹當歸
告王曰毛大人於集剃讓親近不疑不敢
之國有不測之變無請移入海島以避大
兵之齊集於據而勸而識意淺薄終不
動聽於是致林畔之患幸賴皇天得免
危亂雖擾大人之幸實小邦莫大之幸
目今天久不雨江水枯淺那邊賊奴生設
無常之患亦甚可之國事坐神密
願移入海島姑勿輕舉是乃萬全之計
千萬惟重惟告幸甚善官曰毛兵主於
暑亂之人今此不足取實生至情毛將爺

中之敵不能作念善處王曰近中留西將官
所伐船使二百年長養之材一朝赫盡
及見悽惻至於概運此下之臣子意殊
派勢將不堪如是措將官孰爲善謀
整戢事兩告辛甚以善言曰此乃管將
手下兵孰爲無善而歸告依命

壬戌五月十三日 戊申
大司憲南瑾啓曰向兩司前啓黃儉啓辭之下
妄把 上所使之承受則 上而不敢自
專退與同僚相議或承受或不承受例也
彰皇賜告廟親祭是何等大慶而詩院
一時措論為郎合司之際唯日吉府儀上
所不通於臣問之為承受而且特命任氏祖
臣如此臣之意非之不但臣也林泰府都事閔
倚自欲欲合辭告者東其以一匹則姑唯日
以論至之意思為通 上所回示同僚則
執義韓啓章令朴升吉問答皆順獨持
平韓正國之物不開見持平閔淵以故上所
執氏為說議之於末得將一歎於明早為之再
三懇其更速退托之速明君臣大為緣
臣之使歎斜乃為從以至稽緩九陸物議

北之方為長夜見輕於同僚不止一事臣
何敢苟且仍冒請命亟賜鐫職答曰勿辭退
待物論○大司諫俞大建啓曰臣承聖批以
此誠何事辨至於多事之日勿為更煩至敬
玉卿體聖旨始停其論而今中物議
重萬大之事以總為共發論旋即始停竟為
遽至論事之作豈為如是偉然以至為
私臣之論事失作之嚴若失不可仍冒請
命遞臣職答曰勿辭○書獻納韓定國啓曰臣事
於以今此皇上降勅賜銀國出於前所未有
之盛典而一國臣民感頌歡欣
顯揚君父之豐功偉烈者同有極也但所
以軍留館還延至此得儀當來得行無
情當來得伸呴吁煩之皆果如是後
後手以軍雜來共發程令廟重難免

雪岑此引題若曰句容題

定親祭及尊崇大事急速舉行以慰皇
上之隆眷以鞏宗社之大慶以慰臣民之
顒望之意曾通于皇上所亦言韓呼聖
倂之速陞長官家指導入于宮府則臣
第持平韓日國交以民意曾通于宮府
皇上所謂持平問答聖使之入對策此因聖
批莫大之慶國不可一刻違怖然卿俾望
旨然後之意卷通矣今見大同係合大違
迎接之君以旋即然停物議為九之長官
見以民為迎不臣亦不可容我仍冒請命
接遇臣議答曰勿辭○持平韓正國致回書
其他以中朝之於我國前後寵隆隆洽錫
予使番而未有屢於今日賜勅賜銀之
異數也舉國臣民歡欣蹈舞舉欽讚頌
君上盛德之偉烈而且緣苦衷士京達

常時自尋事情之間内為極矣只恐罪郡未發
行今廟堂之意完定配祭及爲守宗大
禮次第擧行係皇上國典甚為修美
宗社大慶不至稽緩臣或至願慶譯至
悅之意思管通于城上所持本閣深處便
之卽往長官家借其入政謀說則臣見
獻納韓宮園亦以此意管通于其說識
上所已言韓宮要係之入政秉臣時日擇
得霍亂嘔吐瞬者不省人事之際有一
管通來坐不能聞見今見蘭譯通姬妹
知閔係論政之事也二物勢難善之後管
通又至臣妃為閔已則乃為宗大禮至致
結係管通也莫重大禮臣之世議論不
為答司心甚未安只因長官先以此係
前三字書之故臣亦以上同書並呈矣謹

今以物議以姑停爲非且以臣之私不用見
管運爲目之私不用見勢難然也臣何敢
自以爲是而罔然仍冒爭請命送臣誠
答曰句辭〇持平閔賞深致臣法見大目慮
南陞通姻之辭一則謂臣雖日承受備忘
不通於臣而姑停一則謂臣因閔榛論
致事退托云臣未知其意也尊崇事尋
時除致則以徐荐共荐姑丑時朝八臺
聽同僚諸坐之中管通於陞則陞答
以姑停可爲丞再臣意謂發軍數日內
當去後可以後無姑陞之意如此也及
其備忘之下臣不於同僚而姑停者說也
官之意也然則陞之翻者所答果何意而
今有後言引退乎閔榛之事陞雖錯
通于再而再送其管通於同僚則持平

韓正國以病不參擧動而不爲折見箚通
故臣卽箚通于瑾曰凡論議將一欵後陳
啓者古傳規例也正國旣以呈告入之則
不待箚通之答而獨可爲啓辭也以病姑
入之同僚不爲可否於箚通則必有後言
待明日出仕究定論爲何如瑾答曰亦意
如此敢不遵從臣信其箚通之辭今早
自西宮直所馳往瑾家瑾答以難煙請
闕而不見臣臣有何一毫退托之心而反見
欺於同僚乎此無非臣之微劣而職至
此不可晏然仍冒請命遞斥答曰勿辭
○弘文館啓曰伏以國有大慶必有陳賀
之儀陳賀之後必有告廟之擧此固典禮
之不容少緩者也茲者皇上之降勅賜銀奚
啻出於殿下之秉大至誠寵賚異數迥越

前後舉國臣民孰不銜冤破膽至上無
競之盛烈乎祇祀太廟之後亦有從第
應行之典不可留時捨月以致羣情之存
抑伏願殿下亟行陳賀告廟之典以完
大禮答曰當此凶黨留館之日雖有莊
病亦不得調攝奚暇進行親祭乎云
當家受敎以為名答之啓○備邊司啓曰
接伴使今當差出下敎矣吏曹堂上之破
格為本司堂上者專為此等事也參議
李趾元累日稱病不仕事目難致請推
推而亦不來請遣令政院依良等例命招
傳曰依啓○傳于備邊司曰今此賊書難
十分善答若不行討則難逃其罪也
卿等不見陳奏行討之事乎雖非陳奏
歷代待來如此事何限今番優給其物

于彥加里處使之欵兵如何且留軍與毛
將别無動兵之機我國亦無出兵之事
梁則不久當由海路而入往來有往來江
外之事此實堅守信義也爾若托稱索
毛先失信義則我亦於好乎國書前日
送差官事一頗播散不得為之日本
亦無國書往來之事而只以邊臣書契
通好至今貢獻不絶南方倭人亦多留
在朝夕渡海來者遝不禁則我國亦
忘鄰言善待爾亦豈篤信義則我國
有何不許之理乎果毛難出來有何所
為切勿以此疑之云云未知如何熟議善
處 史臣曰東虜犬羊不可以仁義說也
國家既未自强而當敵請為示弱而納
侮給賂彥賊欲緩兵禍其可得乎○

傳曰假撻潛入內地至於隱伏於城中安知
北莫撻又為隱伏於城中也況大人所住處
此賊如詳覘知則義州兩鎮破句也觀姑
避僻遠之地以防意外之變毛大人曾不
動於致有林畔之變幸雖望雖竟
無事今歲秋冬則花樓如信於上年更
加善處毋損皇威事接見時詳細論
之中餘諸大人避亂唐人切勿往來江邊
事並明白陳論于巡軍 王之前後下教
勤懇以巡軍也視江上為憂者北虜巡
軍之患於之患也恐賊虜之知巡軍往來
邊上謂我國不與天朝絕也其封不再蹤
乎○又傳曰我國不能探賊情而賊之間諜
則深入都下無人譏察極為痛惋伊賊
其謂我國有人乎此事曾已下教而本

司衙若不中使真賊來窩就鄭家民我
國動靜一一詳知而去不亡何為今後凡
閩律無文書人一切勿許過去嚴設盜
直十分譏察事令備邊司各別議處
○右承旨今前言曾至曰本道廣陽沒旱路
楔塞賊兵防海舟路不通一邊風悚一
邊賊鋒出水火未濟之象乃交吞之道也
我國事大之誠至早之將由何路得展乎
誠為痛迫昔在麗朝海路多由豐海道
而亦由於喬桐其間雜之列島星布或有
洋中外馳之患而今由豐海則察通之策
喬桐則一帆風可到咸山島云今者同
知劉澐圖則到泊康翎千總齎以諸閩
則到泊喬桐雖漂爲偶泊而如知水路
形止劉同知與千總及一行水手等處詳

問其遠近形止分明開列而上盡得如畫
詢之人使之探路而來未知如何居待冤詮
而緣係事大事體極惶悚敢啟傳曰令
備邊司議處〇左承旨俞晉曾啓曰近
日譯官之奸濫極矣昨者唐官以除賊事
揭帖而來故從然致稟者只示敬待王人
之意而已東班主簿唐官何以知之而至
於煩請如是乎請若備譯官回還後推
考傳曰此何譯官乎更詳察啟 史臣曰
國家倖門多開賞典濫施譯官雜類
位至崇品比之有宰列已極寒心況締結
華人希望恩典者或請陞秩或求守
令中樞之任主簿之官乃為唐官市恩
之地摧侮君上至於此極此由國家官方
大亂爵命濫加國無紀綱人無懲懼也

惜裁

壬戌五月十四日己酉

司憲府啓曰大司憲南瑾持平閔以鎮執
義韓啓熙並不得已辭遞降勅賜館之前
之大慶也告廟親祭難廢之盛禮也况
次第祖行之典在今日不可已之大論則今
此兩司之議豈有異同於其間乎職緣埋
上多事中狎至為之啟故長官答辭已於
停可也擧上不許從長官之意姑停之至
於閔惟之論答辭同僚同僚中有來
被指目者後皆待明早馳書長官之家
請擧至草而長官先遞不擧上不許自是之
退托長官亦於其避也且强不當避
獨於臺諫之道也但當大禮之論一刻為
不惡何以避也小之獨輕擧遞之長請大司
憲以並命出仕啓答曰依啓 ○傳曰朴鼎

吉及譯官等加資以傳下批達之就附
乎從軍前朴鼎吉依右相議兵曹判
書假銜　史臣曰人臣義無私交况結
黨人乎朴鼎吉附托時論位躋貳卿受任
儐接諭事當軍務得歡心常望恩典
要得兵權又請陞秩不亦陋乎孔子曰鄙
夫可與事君也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
鼎吉之謂也○聖節使李顯英啓曰臣
叨承賀節之命凡干行李青無頭緒而
拜表已迫只仰有司速爲整頓而已其中
有不得不陳達者軍國事機固難酬答
而毛將請張亦不無意外難處之事其
至於祖宗之辭傳令廟堂商確指授之緒
吏文學官則一員兼差專去如是
遷於人情等物亦依冬至使例出之

例磨鍊冬至聖節兩行方物已為浩多今
聞三度謝恩文書亦為順付各有方物舡
上莊載陸路馱運晝夜守直之事決非一
人所能堪當押物通事并當差出解事
譯官加數帶去俾無見失之弊方物下陸
後雇傭騾之價亦令該曹一一題給且令賊
勢漸熾水路把截之患不言可知舡上防備
不可不着實為之弓箭火藥器械及各樣
火器別擇精理者多數賫去以備不虞
數外軍官勿論出身禁軍朝官擇其驍健
及炮手等依登極使例帶去水路成敗專
繫於舡隻整理便否迭未知如何而第
念舟師廳船隻當初皆選定為國家緩急之
用盡心精造其為堅緻便利可知今竹三
十餘隻應為岜軍閑用業已抽出其中極

萬金又不可知此亦可亞私瓦價木等來
以綿布出給自當初至上年矣今年如今
以米石代給瓦匠等皆不願受依前以木
綿准給而如不得已則三百十石內一半米石
代給一半更以木布題給宜當傳曰依啓

擇二三隻爲先回泊於平安道與彦等所騎舡使換擇替換處有利涉之望傳說啓史臣曰一自遼廣失守旱路梗塞二百年玉帛之儀將泯絶於今日幸而海路既開舟車收通而朴彝叙柳澗等終爲渰死自此之後水路赴京人百般圖避而李顯英最晩受命畏不憂懼其忠君許國之心亦何愧於昔人陳申先儒回啓爲臣於臣道其題奏之謂也○營建都監啓曰都監米綑一綑支放多至三千五六百石時儲僅九千餘石前頭只餘數綑之用下三道應納之穀自遼左不來一綑還絶則羣匠束手不勝渴悶私民貿易價米又至三百餘石之多木布則雖參除永合之後猶可以馬背載運來穀則如後以水道輸致海路

壬戌五月十五日庚戌

司憲府啓曰金老之郎以罪人拿來受命則疾馳兼程不遑晝夜人不堪其苦苟九當次之官人皆厭避都事閔懷自願請拿告者來不近常情其心不測當但推考而已請命拿鞫答曰依啓此啓語○大司憲南瑾大司諫俞大建執義韓纘男司諫崔濩掌令朴升吉持平閔深獻納韓定國持平韓正國正言李慶益韓曄啓曰去春法家至挑以此舊事而排啓至於多事之日為色政去春北不知當年尚館國家多事抗章爭論以尤其時而今此擠揚之與國不可一刻小緩故只遵公論謝遵陳啓而豈料至上執據謂之德拒塞情之望乎夫以聖上事大之誠上格皇衷至勅勤懇至錫累

萬之錄全付史筆之行只在一周甲戊執
不敢爲於皇上之謙聖明之切乎當前鑄
賛之竊亦有臣行之規況此異數在前所無
之則親祭告廟之禮上號稱美之舉在所
應行爲此筆人生來之時修皇上眷遇之
恩累聖上感動之誠播諸遠邇昭揭日星
則不但增光於今日抑亦有辭於天下請勿
留難速令該司進定告廟之日次行爲宗
之典以彰宗社之大慶以慰五代之歡望答
日此乃時而合可煩然乎亟停可矣此後三司
連章年論然經年不止○備邊司然曰新皇
帝即祚之後五綴重臣責勅遠頒所以眷
萬精金鑄賚如許此振古所無之盛典附
國之義不容小緩令承文院急速磨鍊宣
當傳曰依然○傳于備邊司曰接伴陪臣難

無兵官何敢不告不穀而擅行辭令乎此
則不穀當爲量處但依例遵命已陞一級
之意懇措辭以答○且行宴餞慶而返軍兵軍
務等事一切不爲言及豈有處天子明命
征剿山賊而不與其國君詳議而每只與
陪臣書示乎况此難兵事答之尤難目今
關係山川不幸與隣天朝征剿者無其期乎
可以我國軍兵經先進剿勦乎以此善論詞
愚意辭退軍兵又尤即還之人善論勢相
時善爲之云云而因之據律上附使十分善
論則豈不動於手此係天下安危也但我國
存亡也勿爲難答今接律上附使勢以飛
出心周旋而卿等亦更生陳論事令備邊
司與急詳議善處之○備邊司至日兵軍
來洛乃船使六十價銀三千兩解送爲去

嚴行催攢六月望前回泊揚州事也截民
以南九一天兵北渡之用委屬兩利其在小邦
固當依行不暇豈發銀給價每九一兩望竭力
措辦以準六十之數隨貿隨送別行催攢
使之准到於六月之內既承惠銀姑給民收貯
云云今承文院以法措辭回咨撰完急急
呈進宜當傳曰依啓○王接見孫守備於
仁政殿王曰大人先整左道云如賊糧擬出陷
直進城想大人必慣痛惋者之修備小邦防守
千里兵强力弱只為掎角之勢而已雖大人
與貴軍大人統團進取務在萬全守備曰
兵甚少而今當宜整動將帥練兵掎角哉
程式而已因彼賊相離細作如多露將
撫臣張謙之遺書之後可與臣忠集王曰今
承指揮又多附從者無幾經亂之後鄉村無

絕從來復數措備用豈意竟至自遼廣
備後天朝清息遼東聞知渴見梁爺不
勝喜悅況大人律己清節不勝歎服守備
因遼廣見備北戰之眾恐不得將又失人心
之勢而走後致此禍祖宗二百六十年之疆
域一朝備後胡塵豈不痛心目今糧餉兇
械難盛運致將北其人進剿誠難是以
軍餉難於前數年耳目不及之處如有援
害矣王曰堂堂大朝恐廣且留而遼廣
今時一朝見失來則何故卻今軍於拒守
將領誰耶下郡之國人所傳失之矣破山具
詳守備因遼與瀋失遼為辰遼兵以十
三萬兵守瀋陽去歲三月十三日戰敗失
守賊仍犯遼東袁經略以老弱嬰城與賊
交鋒勝敗未決加賞兵丁毫無擒子仍吞

遁走戰敗辭辛退守河口此出海上風
中而唯見通報西捷破与天安合力剿滅
云耳王曰中此戰報深幸且果大人一身
係天下安危今中大人將為貢捷君義之
間云即今假捷至捕於城門之外營九一日
處此賊三旋日甚細作通消破大人駐劄
江岸修棧以處之守備曰大王之言實也
書圖愛俺者為俺者相棧兼處之假捷則捷
當初為愛恤道人而來此故為有必哉
遣黨圖者人之宗非則有其善曰細作恐盛
不然也公斷

壬戌五月十六日辛亥

兵曹啓因出柴敎之用莫如軍器令羅州因黃謹中不煩民力營中所用僅數措備似當褒獎以爲激勸之地而係于恩典上裁

黃謹中及中軍並加資賞吏金澤龍驅例論賞

黃謹中交通宮禁因援方圭有福之任侵毒列邑措備軍器虛張上聞除此加資之命一人而無恥乃至是乎

〇覲鶴許暎等暎上疏論甫瞻父子挾出仇景祿蓮謀已著之狀疏中有引宋文帝當斷不斷之語以軍執此爲言請以譬喩不當辭之地將欲嫁禍宮闈而自交章請鶴王親臨鶴同許暎借曰上爲以事上洛主於双里門詞吏爲擽之門爲私奴永守之家永守即甫瞻妹家奴子臣見仇娥之僭生

不思共戴履即寫血疏以達天日之下寧來
挾古不察搢語乃安共戴惶悚死罪自容
無地大桀臣謹舉科擅之文制爲疏之
時披閱數抄冊只得刻宋文帝除逆
不忌辛二度其禍之說不得已奉文謹辭
而用之絕無他意至明若以臣爲安共戴
而竭死則臣實共戴其死若以同極之罪
加之則實爲冤痛乃本朝士大夫之罵無一
人於僕者雖有疑因有一見之紛今
日之禍只緣搢語罵數字而竟由於附仇
賊從出之人也臣不勝之意只請治李爾瞻
父子謀逆之處而已豈因事於死哉臣再請
中以謂討逆之法當重於殺雖共天倫
至親之罪從治之禍大有如臣者無謀之說
則其意無他雖於天倫至親之罪從治

之禍有如此者况仇賊哉至於中以謂交雲
之事嚴者不知何許人也而不能盡活乎云
則奸臣身之此語何害哉苦君而前者聞贖
尋蹤其仇賊哉至於以不之至於何其來
天倫至親尋語指之以為要哉同趙之眾
尤極寃之痛且為隱而者曰報以極惡極
其之語辯之哉不敢辯之地乎且其報王
周付遊了事故而誤用數而報了淚以至哉
此刹斷無他二之矣隱情討賊了蹤跡不測
之禍父母之事僅被其郡之因老母臨
年備辛而死千里中計五間崩裂衷忠苑
剛烏厚者已矣下西民二死生不如死

壬戌五月十七日壬子

傳曰吐曰庭鞫事畢為命下而大臣以下郎

為會鞫事當別爲舉行○林縣者上疏略

宂加資及無官者曰無官事則已爲子孫受

從軍屢請一資之陞以償勾役速誇于

宣軍○親鞫罔捉等辭連許晙獄事者

也○判中樞府事沈煥之上劄乞致仕蒙諫

勸戒之意答曰省疏具悉致仕事已諭安

心調攝以行他俟之句伸念焉同律已大

○前左議政沈煥之字伯耀號一松青城伯德

爲之後仁順王后從弟也美姿容善談笑聰穎絕人語

練典故用文才風成畫相侍慎即其父傳精也子加從

貴安以朝女壬申登科歷敭顯位癸未在春坊詠蓮律有

才之句年五十屢操明月見容姿陽和之氣多甘附云

見平悄下至坐之句時許對任玉堂前於坐珥湯品係章

上以揚□主□□□錦山打而人理明澄少疵錯無諍念

欠□直[illegible]堂石弘[illegible]再長錦寫膽

韋[illegible]法律之精約此以詩風

自號終不終其富貴墻屋破缺亦不恤然當無大法措渦

至心立直終始不受大法趣之屋樑以先法記　宣廟舊

錄叢謹[illegible]甲[illegible]入相之後純自樹立持論方正密密不阿

宣廟末年因之胡□陸上劉傳得失及王子[illegible]居君賊

毅宰居柳邸[illegible]是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宿一時以李[illegible]之[illegible]西[illegible]設叙後修居城

外不入京[illegible]

甚[illegible]

壬戌五月十八日癸丑

兵曹判書張院劉子大功案遠承兵部云

之後經略之命而兵部之歷去矣小臣

膛憶漸劉天時向熟一刻爲急之得句

月之暇速爲經略事入啓答曰如是陳達

爲經略傳曰經由馬○以柳讜爲承旨口傳

啟事也○梁監軍揭帖不佞奉 天子令賚

賜金浮海來蘇銀爲屆狀將 貴國之義

旅是微以共滅此逆故相議謂 貴國忠義

素篤感征倭之恩而懼吞噬之禍其朝命夕

出師嘗有不再討而決者不佞宣勅月餘未

見無衣之賦昨皆僅云防邊非攀援犄角

設奇制勝之兵卿對 皇上勅諭不相符

患故受教又兵部原議之大發八道之兵

卒犒以三萬之金許金錢乃犒其已發者

而今將資既入內府健兒不赴江邊得無究
頁上賜而明違韋貢士諭書乎夫馮奉世陳甘輩
矯制發兵諸國且應之如響無非尊奉漢令
不敢慢也詎意特遣使臣竟下令之不能以
邪一洛性復動即向餘甚於被髮纓冠之
義何居如云畏汝之嫁禍也是拜拜雖而使
之不啻如蛇狼毒之性何近見 貴國兵非不
精也而乃不抵士非不留也而心不肯無論三
江天塹之限虜即山險足以阨汝烏火器足
以洞汝甲弓矢獨能及遠步卒獨能撞殺誠
心肯向乃抵國稱雄兵大國也何畏於汝蹤汝
前羅遠貫盈誠已竟兒殘貪暴親戚如
吞若 貴國兼彼內地之力夜奪數國中
之精銳鼓行向攻之如越之據吳然後發號施
落番開疆去患千載盛舉也豈不偉哉

壬戌五月十九日甲寅

咸鏡道巡按御史馳啓咸興判官趙元鄉軍器軍粮及其畫疑居山察訪崔海沉到任之初[illegible]行[illegible]

此其事在謀國者非不俊所宜言即以應制之計策之宗賊蒐乘爲我之前茅搗賊巢以制奴命且明告

皇上曰東方之事唯閫任之吏渡西南各路約期共進勿使奴賊得專力於東庭此慷慨大丈夫所爲當績於常垂聲青史策之上也簡今繕甲聚師臨江以爲犄角之制之舉亦明告

皇上曰東國兵馬寡弱難以進擊必得大兵雲集可以言戰此猶爲量力向奉命惟謀策之中也若果畏奴如虎不敢以搗鼓相向或其見夫中原運氣如何審議軍去

奴勝為天數實非亦明若 皇上曰賊跪而
近道將兵寡單自顧不暇況獲東師鮮國實
不能出兵示弱速之禍敵直陳以候 上裁此
猶不失知難而退不若則避之之法要之不惧
封疆事是一策也不然實不敢出兵而虛息
之曰即出兵不敢多出而姑息之曰第何首
鼠於若從若拒之之間含糊為不明不白之
文不可以對天下萬世者即不可以對 皇
上亦不可以答本道雖嘗議政中樞諸臣議
論數日總之計兵不論先論後論務是一事
之數論兵不論遠道兵道務見馳驟之後用
兵不論實進攻者張勢務立無議之言亦
最直截而簡明矣守候數日未見更洽咨
來咨此形迹右咨移敦急以達推裁決而早
發之

親比移咨東國君臣誠行移而藏天下後至於搞資之人內衍使見未赴江邊之則令人益報然矣

壬戌五月二十日乙卯

幼學安弘止上疏大槩秘密事呈政院先

處也令大臣禁府付查上使之議啓

壬戌五月二十二日丁巳

傳曰近日唐官留城久留不還我國大
小事無不知之況譯官出入者甚多又安知
胡報政目謄書私贈之事乎其中秘密採
問之事亦已三司啓辭及可諱事一切勿出朝
報○兩司合司以告廟事再至申請不從
再至自此日始○刑房承旨朴弘道至今
日鞫廳飭其服制未盡故不來左右則
以飭其不來故亦不來請推鞫以爲之
傳曰此時何以服制啓之乎今日有奉鞫
推鞫勿爲飭其來進事○傳曰自明日坐起有
司忌今日從軍罪爲接見後刻同知郡
諸路接見事變爲○傳曰大臣進陛見
從軍後來詣賓廳廟刻後西報一一議致
○從軍詣仁政殿王出坐接見從軍罷偃

不肯公服於禮有負惶恐王曰有何惶恐
陛殿請宴從軍曰既闕禮服又承盛禮
未安請更衣以進王曰有何未安稍安心行
禮從軍曰吳王之教敢不敬承從禮單
不受

壬戌五月二十三日戊午

右承旨朴弘道啓曰昨因備忘記書諫致啓臣始以密匣封入矣更思之則今此令習之至也但一國致其之論也實是白王朝致其紀之事則唐將羅列城有何可諱可密之道哉不當以兩國之意如是臣等之意亦甚悵今後依前不爲封入之意敢此傳

曰依不必封入

壬戌五月二十四日己未

三司啓劉國傳啟姑停○刑房承旨朴弘

道以啓曰即者禁府都事以鍛獄意來言

曰今日國忌也癸丑年逆獄時國忌日則

或有不為推鞫之日云雖有推鞫之命右者

不察則不得為之云傳曰大臣以為是推鞫

不為盡心討逆乎國忌日推鞫有例也況

亦議啓捧招乎勿為更言云○道軍送之云乎

欲議政朴承宗右議政朴弘耉備復因啓

即若無可觀事也王曰若依前習事意道

行則使寡定事料理不難則國王回禮使

以面目更相率使有七行馬及轎夫可以

得過速揭使着語云稍退托不使矣

壬戌五月二十五日庚申

命在三公議回啓事也豈軍國日催復王
意以為生一兵則兵禍立至右者之議寧
勅徵兵不可不續助若干以張上下相持之
勢矣

壬戌五月二十六日辛酉

推鞫廢至同時承推委之敕不勝惶懼

逃之意以朴緯共坐之則罔極之戕謀

義者似甚冤抑臣等推鞫不嚴張祐邦

金良彥等皆不承服拷至痛楚惋慎難言

軍中頭頸可疑者以臣意令朴緯密查拿

送優當二十七日前不得之推鞫始一日為

化敵至於同僚至勿至惶至

壬戌五月二十七日壬戌

岳會刺書張晚下鄉後上劉翁城答曰閩事方急了以兵官之長不可久滯於變宜旬續兵速為之東〇營軍送于指手閩下催復回信曰寧為不報當以軍律斷之云云忠二施據東陽圍步路挖藥而起況父母之國乎曾軍到京已一月未催出兵糧府已再三而王罷靄忌君臣指不許其得氣於天下後世矣

壬戌五月二十八日 癸亥

刑房承旨朴弘道至因白龍孫之死一國
皆曰可誅自上已下昌示之教而即者捕
從事官鄭之弼稱名人以大將之意
來呈草記題有當該了事極是未甚
草記則不恩正祖即為罷遞給米請內該
大將以鄭之弼薦其權孝以繳啓該
白龍孫之死歸罪之後○王使見罪從軍于
南別宮以從軍將歷行又因禮也○三司請
告廟上號至剷至是還至不往

晴

十註

處初生

不右心撰腑

絜知也

甲戌六月初一日乙丑

吏曹不啓以六月等何家新卽爲出不啓前入

家新時未入命下命下之後表不之意不能無悵

初道也曰安汝止上教鞠囚金光燁者止乃光

燁妻（鄭氏）守小豐光燁之女婿金玉同老忘潔

爭田有隱諱告光燁謀逆陷腹心網羅之後任置

鎔收乃嗤其婿謀逆下杖窮辨事見無等條

鞫

庚戌六月初六日 丙寅

大司憲權瑾大司諫俞命雄執義申暻司諫崔瀁

掌令朴𠐋吉李時機持平鄭正國閔藻獻納鄭

之國正言李彥晉鄭時鐸等合啓請還下處

所啓因及上年事不從此後日再啓不從引文彼

命上則請之不從又因憲府啓戴寧郡守

元務本以為能鑄之人前為安州牧使從倭

債書官之初公然發送之收銀於民至今安州之民

欲食其肉及授本職防納之自意勒徵結布斂

運於其家又憑藉軍需支待聚斂雜物強率入己海

西稍完之邑日至無形請加罷職不敘而近來先啓

之任全不擇差取一道軍安都事金誠甲如卑

人庸請之物極之以依至之以司諫從至之近來風

人之不情擇七年常令之正東雲然李以衛將外各守

今侵虞殘我及授本職侵漁無除保守家物

書生行本与古史請合羅戟不叙若它篇遺叢殘

癸卯七月初二日丁卯

有旨以鄒造為兩廣提學申飭吏書山江錦玉兩枝

理成夏行東萊府知夏行馬善之子附會年羹堯

奴事甬暗登母狀起此李衛等十七人上緣為

所　母后之崇遂乃登第歷揚筆頭超拔木戰到

任之後貪縱無忌此中律於結斜以謀利國有偃

故以為私斂播儀公留來上年解同者名私囤等人

奉旨內

亦皆嚏錦

壬戌六月初五日 已

司寇行至四川近日守令強半出缺事緣窮者絕無

爲畫上者極多以下掃地了故從窮者陞畫上

者上者陞寧列 吏河等恩賞請添山縣守丹季

行元有亦了李大錢塔等罷退後成六名差已明係推貴

句出與行

僎

壬戌六月初六日 庚午

大臣宰二品以上陪啓請勿親祭仍爲上陵不從

此後逐日連啓不從

壬辰六月初七日辛未

政院啓辭 親祭 上答不從 以世子攝南郊 亦見監軍

壬辰六月初九日癸丑

陰雨。連雲輅、楊彥卿言于南初所寄書詩

壬戌七月初十日　甲戌

溪照平再呈　王出餞于纂箏假照平芻假

一月岳耘勛假之具老表乃發領示陣　王按以呈

元以呈之甚厚照平汰人也宜自封而之

奉上旨十五日乙亥
命除授臣密院經復左承旨右承旨俞前晉州之請
此乃傳召單雖除沙此此旬日不諸承旨一時並出
使下承旨將宣政院承旨臣急慢今性如此則以
書為肆之意當手極為可駭出去承旨並推考
下意之如招以日宣之啓同訓將之正去案之言
年如此特以大事宜時偃然張坐行纔承請
宜刻出仕廠之日俸優而亦何必經梁斗之廟
當早錢去以肥之事皆錢棟王不升當時召
下錢之院以給書請之如錢戰不叙錢之未何嘗張所
書事剝割之任未久流之給書請之如錢戰已去
兩司以徐為當啓之承政院承政院之啓所以
下意之並推鞫可極宜備之請論三公之左右承政
之錄而了閑門不同并不傳論之事之矣傳之知之
錄相之人臣皆當有如此之理之吏曹論之 舍人

尹訒承ㄴ知生陽朴承宗閔ㄱ乖紀不見悖淫故有

是耶 承宗嫉蕭賤當一盤又知國勢已甚極勢附二李 說者曰

肆言無[redacted]群不尹父之命或假眼抗逆常時而愛

諸事皆不得通至之[redacted]尹孜敬承命至ㄱ二者不無知敬還白乎

政院此有疑之 承宗旨忿一公子不得其情實 下人曰朴弘耆

之[redacted]子是狗也 柳希奮之在西上邪黨之人皆謂嬖以為名

言又戒婢僕勿言大字甚嫌大北也 婢僕諱言大ㄱ每爾

ㄱ云

壬戌六月十二日丙子

義州府尹朱義立上疏府尹鄭之益公清如水內外城子重修和築破樓射閣皆已新設軍器軍糧多備甚爲迎接使臣時接應軍卒皆府尹一心盡誠所以死守並請以賞事呈政院公刑房承旨朴弘𦤎啓曰右承東宮後推鞫之事上下教臣自鞫廳所爲罪人及第鞫廳一刻未了之請右承旨推鞫以如清臣允公座鞫柳士雄權德仁等以臣送意納于臺府尹特行書乎有犯上語逮繫者甚多

壬辰十二月十三日丁丑
錄謀逆事宗社之臣以此之閒下中有結黨之說既
而引宗楚府者事而後結黨臣之處生搆
晚誇馬将出者事又東宮今日不知云金吉人來爲金
不伊知恐其為子一朝三生後了豈其金吉人不相為接
手弟不有財以火上政某狂叫呼如使之付安人数之
閉不以待至如備爾無寧財或其狂者入其之別在
降火然後其人不接大抵臣之心在日復下決之在
明於其戒於惶恐之席其業待罪特下安心勿待罪國
事之至惧雖然臣仍爭雖臣其餘自安乎何爲如
是更不撥亂圖于母氏乎將以不恭於上乙宗之心
啓辭上辭事原請不從

正德十三年戊寅

日宣慰討逆巳萬討使金討之證書之又以子孫各結

守厥降承下无意舊行備為國汝知其送子乃

反據怨極其誑篤語及於臣多有不忍即之言

請宣衣從軍向猶赦其罪役使之請完軍並

發兵緣由并發兵之有敢以歸來即為同死子

其以乘原師盜擒拿斬獲至是務之

壬辰六月十五日 己卯

該年錄之準上疏大槩極帝舊將安之說善繼陋

東伊之此帝舊上使請撫而語予云而得不佳登

以明朝初事情之云矣至于天兵已兩國會聚遼東守之寧

諸侯職之人殘破之邑賊據僥倖者比比有之甚一

則手浄殺我六中國休如平之為邑地小如斗人民鮮

少予今之遊近弦畫用休之花獲雖多三十餘名量

在於一小邑之理哉請令本邑之巡司查覈周休

如此多寡有無事務不亦繼以欺瞞之律司

實有念之者何於所學李長美為人從學者至居

民者之請尤割出仕服公司使從念之兵留作記

納豈以本朝座舊遺將來則何以抵冀之又

其未賊是更納無所是惟自然之請納豈賊哉

不叙其者事上之詔殿接者要之守令不可久

曠從川府使安某之條除授之久病不能往請僱

從趨任公荐今函府院即緣大局豈簽安景係乎
依啓

壬戌六月十七日 庚辰

義禁府以本月二十三件獄事一時並起拿捕老絡圖圖
爲稱於獄未決後獄徒作有冤無冤虛實間謂之闊
事經年一例拘繫有死之誅無死之放二者之外別
無他道請令三司大臣速來議決劃斷刑措之化不勝
幸甚至於前日請致及續金吾諸堂經大臣獻議
並照擬廢乞降獄鞫一廳大臣之意只以殺戮爲次
曰別道此亦辭予未知此老獄不待其審予以係干
逆獄予大臣故愿自上予於稱當之日明白累年不
決是誰之咎乎今大臣之言受之以爲體帥呼予正已所
合自今三司勿有傷大臣議論大臣議論亦從不有所不惟以
豈遲援予又給史書掌上意之所於臣之所謂大
臣是老妄其所言予之人其言之事故於此銓衰爲之
計故臣以爲一藩官作至之時何如並取銓衡云云予
大臣之事之大怒張目云楊祝此臣以君之被舊銓之以爲

知其我不可辱問華胄出正統引題大許方張事
涉疑惑故修恩遷入畢直至卓矣大史末以從
識之人為世所棄議者視若禽犢畢彼重毀公然
出仕笑罵從他德浮無是良無離同輩亦爲世
辱良不可侮戮是榮下耳自老甚妖婆之言雖不足
豈較而顯被侮辱決不可同冒漬之極甚至尼句
辭乙大史之棄甚眾冒受非接出於亂政而已行歸
暗列以纘子兒子目不識字途之穢料名不辭矣子
者出於纘子云乙時至監軍之署庭請至辭句爲封
入乙監軍錫張時以從三月而返京之盡皆蒙蘇之張
乃得從上辭歸劉乃批答皆封入封下故以乙贊
壹矣喜同唐人子女老少並爲錦白無亂由此之後來
事乙庭鞫其世風其無構未生權以禮

壬戌十二月十七日午時

承政院開拆告急上疏事啓（國）[illegible]此疏何可

而近密之臣又為此言乎更勿[illegible]之臣李長李[illegible]（回）

命若曰朴州[illegible]李[illegible]之等以乙巳山直金

振聲上疏大槩持平韓正（國）僅如前松[illegible]之被推

反覆我[illegible]山長[illegible]松門刑問松[illegible]風伊同禁

山直犯松人我[illegible]獄又擒[illegible]等[illegible]以[illegible]決事

禁松之[illegible]臣我仍為[illegible]山直[illegible]者事

用之官乙丑年韓正（國）[illegible]臣[illegible]日初九日捧[illegible]經

年宮材[illegible]我來所[illegible]山直者[illegible]松之[illegible]受

奴故送而推[illegible]奴奴言[illegible]生松[illegible]而捆不推

而推我私材如是[illegible]迫乎山直[illegible]其[illegible]而要其

言直結[illegible]臣奴[illegible]打仍為推因臣之[illegible]人[illegible]

曲直[illegible]又推而因[illegible]臣[illegible]事[illegible]縱如前

松[illegible]臣所[illegible]金振聲[illegible]因[illegible]

以抱張厚名冠法從仍冒請之如是乎臣職甚之荷
辭而大臣諸令大臣尋召臣使之正言論罷所揶
之辭滿紙皆是詆辱臣身臣以紀綱所在如此豈容
不勝痛惋明以勤臣避嫌之任擅撥正其不可者乃
而其所擬皆名爲書吏既以移差於銓無是乃玆事
知何而論罷勤然大怒沈業出去事知是書移差
有何當銓廢其之計乎當設差書豈有如此之事乎
中積名銓正其所以行私之或無而致失舊例之
密謂故諉及書吏按劍群起名前非一爲使臣
還計欲設銓吏銓書紀政之近非止一二豈但以一錯
豈不可而以清推考於論罷之執此臨人可謂巧
且快矣然此設人不以爲非乎欲以要行人而有爲
擅之行是乎暮爲挽爭造言之人何不請以下臣自
處也是乃辭而每每甚設言移聽乎以污君
父之聽乎人之無良臣之爲醜之而一反以此名勤加

臣之是自若也且以臣爲世所棄云臣之屢負當天矣

迫窓不切寢長上下八九年無非經學並餘之日也

臣本剛亢不從時議自去年之患之後挫意不少之

云以論作之説之經學所發了可知爲世所棄乎臣

之矣東錢之以臣是下乎如其所行未嘗有于後之患乎或

爲極之或構論之是可得爲國家者乎若於臺者

乎自發言行之其後之臺官則人不敢侵者所以至

其後乎臣雖無狀以此至於罪其將及輒沮抑

之如大後乃殆之辭年不忍不實指其事侵及臣

身此心所去尤不可曉者法令仍冒請令撫可哉

善以自辭也益大進以自效上辭之請於公功

自爲之計乎後於是追業者坐上

回

壬辰六月廿六日 壬午

百官懇辭上辭曰予年垂半百在人間之
艱險精神之脫只一絲之氣隨存而又丁前古所無
之殊變危機百出因知修爲可等若赤心循國知
無不爲轉危爲福以安宗社予雖不敏此氣死亡
瞋目尚有餘慶不然予鐵錢長驅排朝夕行殿
行禮乎宜知予意毋庸煩瀆又謝李德洞
上疏辭職答曰卿之忠學淵蘊盡心殘事勤學
匪懈予常嘉歎何此時讒舌之地長在之任不可
人人爲援之前有思勢須爲更辭調理以出以倚學
停其職與○等上疏快從其之請亟許崇辭之
請事入答曰此非儒生所可知者正言請還奉乙禮
書曰臣子之感告天下臣曰三嗚呼宗出於至情臣
請之外令不可及於他禮方物封裏須表決不可以
於此際探見不得上大臣之意如此矣答曰拜

表大行之太后諱改奉請改日星行安葬以子
乎明日方物封畢二年後旬已報表于三年大
臣

以李景全以從容言之以在南中出茶因並招庭以進以好茶

壬戌六月十九日 癸未

請同南以茶往處副使至下處之兩處親經伴譯

事。云云乎庵云云以不當判書令佳國相施之免

以答曰　天使以軍財蓄責之物書不得乎萬畢從賞

物小哉之理從之也角調經速出要無賊以右等

議楊總以病呈告請假歸日呈辭有屋伴

乎此則事所不知至於逆獄推鞫日字等大事而

禁府堂上呈告於此時乎極為不可此呈辭字

眾之出給速行出仕事鞫以請堯猶殘酷阿意順

告東獄路人羅織成獄故後死者甚多王以為有

才能任之以答曰上辭事以當屬流金殿閑之

無彩涼其也忠清風可扶靡事醜矣長夜危感之

人必回日三疑之旨至於書病極以為立宜來速行乎

止以安上下

細也

壬戌六月二十日甲申

司諫院啓曰臺諫者人主耳目非獨事之所可侵凌

四山監役金擇善捉以林忠松擒縛持平鄭正國汚辱

天聽誠古所未有之事也金擇善請命削去仕版

參下繩事甚爲乙司憲府參下年來國綱掃如人不

畏法以其林忠松更捉於林忠松處慶平君幼捕致林忠松更反

妻大張無理之刑極其慘酷或至殞之法司亂種

從此極爲請慶平君功臣之罷職參下縱禁甚

又漢城府判尹尹銑惡紀綱解弛人不畏法四山

松木日就濯濯臣擢監役安昌知檢防矣本月

初九日南邊監役安金擇善親捉於松阿之曲

狀事告於臣曰令日於松人乃鄭持平如如有人

擒司憲府書吏之人而奪之去故敢此來告臣答

以吾當察之有是事乎此必假托者也決之並囚而

數之爻蓋其罷後中持平鄭正國擅杖之被囚

之如前一反因山査及本府守令等從吏臣私推情偽
容忍廢之矣亦仲山査之事本宗故府吏既被重杖
而左徐綫吏名且推捉不出下輩逃遁之路存
所謂法官無乃無是理而紛紜之際人之名金極靜待
蹤之故如三丁山査之畫一後散本府之被侵甚矣云云
一云此臣亦非臣所馬當不戢之致伏地待罪待命
待死乙宗和府磨公論此房請之本府吏等
當有一二年後變而不無之患其司憲府以寅字作
契乙上捉捉以本府吏指示本府以按待宗宅
出任初非亦吏可乃推捉或有捉致之事如揭
文準來後捉去係如臣等之廢請事之坐之患
府吏來請捉去此道去所言今事如此者非臣等
庸弱所致之請臣等竊名先先鎸削之後不依法
係揭文準來後捉捉事辭寫偏極以公令組等
曾因此之請鎸罷名字排之以之依無之推

戰亂至日甲午以後尹判書廣州以下諸人啓曰
數諸公之隨事盡心此元亾仁城君百世君臣
同臣等俱以至極絕一為之王之至親出于從福之
實生戰競應如何而待之不言可以辭得敢聞
不録年後見之應年君公至之辭不勝未安慶平
君生從九京　先王盡之雖以其有國家之長安海
之之安侯中在之無可化氣歸與以此尊崇所受
之之事何以得安之先須勸之事所犯不可圖合
以為義以從權從為王子持論之寬後然有近私之
之臣功如有所犯不盡之可以刑之可以誅之可以
曰如從權以法多王子年此無死住等之輕所致
請並加鎸削者之　殘以體得為之究義臣此心
勿辭

壬戌六月二十三日子間

郗丞上海李子洵函名帖兩寄親批付可改至辭不

告持入京大吏幸可傳威告進籤呼不可不持寶意

敢負傳名切望此非軍國之事何必煩至於再瀆之

日并勿告子言之心王羣摩言閱竟嚴閱完畢

壬戌六月二十二日丙戌

於是韓應寅啓曰伏觀尹銑待罪之辭因金緻辭疏
臣兪大禎之被而竪髮蓋其下石不遑但力至以先王之
之命而人皆失色自來知銑者先王之命責臣等銑之先
物無沒人理乃來於師友之門乃自作明皇舊國之
堅以係於安葬但子人以使人陷害作詩幾
中國謂之初以兼經布帽出入人皆以為臣之所
害如立夏作偉之時去先王學而未如一事不特如此
已數人之共憤如此未知歷出行絕大賊之心害友
慈爭持公矜巧國而可以然今者臣等欲不知
國禁之所在拔松設或所為豈臣之所能知而因以
悟之巧計不容憐手既崇振辭而呈疏詩文拔權
而陳至銑今所撐錢鸞邊其狀振辭之處拔牙
作屬國而未免銑之猶且不至以拔手所以推拔
竒更吉臣也云叢所以為竒人諸辭由於而招之

熱多了銑乃不以之為反做此言銑既因憲討不人
反以諂高說話出自身成終不為之甚欺因乃何誅
乎臣之之弟業知錢之惡銑之金毒伺像庸
有極乎市村之人自銑作書至說所至指不鑽穴
細賊姜銑使之其畜物如喪犯亮人殺物然後殺之
之怨里之謗因所甘心臣銑篤者豈可久迷於
小路於銑而來致乎臣方不去查致此醜詆詩之紀
遲仟書截答它句緯乙大自憲庵程学之紀到憲
持平閱深可它王子居無背之後極人臣之所乎左
右都後之幸嘗之新自此莫貨鮮不又於傷人害物
麿平君功之作契民百國人所共知以爲怨于先也
古福於討更自己之手捕致淫刑重死拘出之像之
古同都之叢言來十之情疑呼之絕矣至諱中有
語多二字兩王子親以正詞之語至於而存之臣等不
勝手裏臣未之言冥多從言銑今有之主常討以謝

大有七言排
律皆言乎
宮藁函之狀

者偶之小心恪勤者何可勝其一歿平以寡之可斷
無疑惑名緣李先生揭語集學未必王子之誤宜云者
所謂眉詩揵語木之戰爲之句辭亦不知聲辭上辭
事發乎偶此卷止之日上下相按排圖之于於發於是可
詞知輕重緩急乎迫於群情應之勉從出忠級畫
轉卷出示乙右集賛權語又上劄乞免發之此疑
筆時傍語發意勤勞甚多常用袁荼高圖之于武
雖有親臻退可間問時之手調理出仕家戟乙親鞫
書友仁朴守緒于殿庭友仁山陵之人悚惶甚之作
性甚輕脫且長於詩書筆輒語以多子上旨真當慶
運宮作七言絕句題于冊子回殆不無旨可疑乎不旨
華衡衣文徽宗之英翁公畫影墨但着編鎰拱手見
錢之若書券詩朴守緒袖去向大衍以多子旨出書
友仁猶直陳其守緒登其詩抵李及太甚輒出羅織
上變之計之後儒禹鄉旬上統言之大衍上奏之記

之臺詩徒甚王忌臺從小有君鞠之酷彼搆訊至反
臣將釋其罪青不辭 友仁將死猶曰吾無其先鞠以
從傍生首出入處處害家今年十五不能暫傍復来宿款
孔兒蒙像故悲感至不能語 崖有绝至章王
被告者 渡宁言蹤從前沮色玉太息遂厳搆刑雕肯
瑋刑農山飲會人士密聚令以路久而尼傑教反王復
從釋甚為昔以身

壬戌七月二十三日丁亥

清早飯後圍棋二局清理文件有得意者一兩日也

官客公合相見日寫字畢飯後校對雲臧友

仁之信稿入冬但子不事政從此上有雲藏手

題小詩有說子曰其舌可執子子兮筆衡者之徽

吉兮貴兮箴鐘影里但去籬鋪樸兮鍾等句其

非字字逼語南初圓畫詩皆歸一筆畫說者以

詩文畫而能雙轉拙不能了一無所及請移之鶴

時取近作遂遞句遂過字一一竄句以正其君不可了了死

答以後也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戊子

忠正宋家勞妻李氏可充命婦特給旌門

從孝子吉李曾同之情該曹依功臣勳舊例木

五千枝一新經書油菜等物已設從其言以爲業

考堂提調以爲乃接伴使出京者出一刻於宮而來會

參議李好徍之以談委評不知以公事進之人出之言

啟聖若已依聖手傳聖下後言出接伴以出之意

生已傳旨以重業監提調任然止南瑾俞大造之意

下已傳旨八月初五日 太廟親祭時以其日爲印

以其日 社稷祭 已傳旨右相擇吉不來翰庭

又論以右相不來而誤云了雖以年似無弊翰

之弊是可言之於宮翰還來如此乎何究被罰

有所患矣論于大臣推考

君

壬戌六月二十五日己丑

停常參經筵○備邊司啓曰尹暉承命往于領相朴承
宗家則承宗病不商確往左相朴弘耉右相趙挺家問之則
今此修書以參議名塡送爲當云或以爲參議睦長欽爲
接待都監堂上監軍以下諸將熟知姓名若透漏於唐
人耳目則以爲未安以本曹郎官名塡送爲安云此言不
無所見敢稟答曰國事罔極而大臣不爲盡心一朝事急大
臣將何處去乎各別盡心痛祛遷延推委之弊習○禮
曹參議睦長欽上疏大槩胡中答書勿以正名塡送事
答曰此事君上與廟堂大臣自當詳議善處而長欽乃敢陳
疏欲沽直名未滿一哂嗟嗟雖非此俄朝廷紀綱蕩然人君
命令抛棄其何以爲國○備邊司秘啓曰胡書之答朴燁
肆之睦長欽又肆之繼此而出者誰不欲肆之人人肆之則
畢竟無可定之日知不可已則無寧假作姓名書塡使不
得控肆之爲愈也答曰以李譚啓下以譚名書塡此後

陳疏勿爲捧入○兵曹啓曰兩賛元帥啓請饒勇武將十
貟及别將等抄擇啓下今已累月抵死謀避無意下去大
赦當前揣度赦宥謀免奴犯尤極痛惡定限内不爲督發
受賂擅置色吏並爲科罪事請捧承傳施行○傳曰唐將
入來邊事益急罪人甚多決獄無期大臣相繼稱病惟以
遷推爲事是何人臣之義乎大臣如此小官何責無非不辟
所致極爲痛心此意並史官諭于兩相○領相朴承宗啓
曰臣特一姻婭本無聞望只叨匪據胡緇之解孰武生之恣
悉由於臣以臣一人致誤國事豈非大可懼哉伏承聖批惶悚
無地

草

壬戌六月二十六日庚寅

答備局啓辭曰張曉何時上來乎外方分付雖待張𤍤而

秋節已迫急急詳議啓下一依近日下教察爲○備邊司

因傳教啓曰李顒英之行發程已迫歸到京師凡係在對周

旋之事必須詳細措揆將向來監軍在答西路緊切謄出

給付使爲到彼可答之資宜當依啓令此毛將所爲一如丁

存恭矣本司詳細措揆以送

壬戌六月二十七日辛卯

傳曰保障三處速運米穀軍器修繕軍兵操鍊等事令體察使十分察爲舟師大將爲先擇差○傳曰自古兵入他境豈無事乎予嘗觀古史而東國史記無有志錄蘇定方之船載於東國通鑑而再度下叙尚不回至是必以予言爲君安也蓋人憂國天也無行然但內應鄕導而已絶以爲亡國之大禍予實痛悼同知卿等更體予意勿以爲處○備邊司回啓曰試觀今日國之成敗存亡不於此賊之在於假倭鄕導在內一也侵掠我國使生民不得耕種二也厭於海行逃還而或死絶不至聚盜之患三也上年极兵漢人句論男女老弱某州居名一一成籍給與軍米史之柄知之矣已啓於元帥以下諸道處矣

壬戌六月二十八日壬辰

備邊司因傳敎啓曰邊上防守無一可恃而唐將之生事掐寇不一其端轉眼之頃秋防已迫無從把截爲賊虜敎尙未料處大發國內精銳預加部分指揮措置乃今日喫緊急事而不幸司馬長張晩以病在外度支長金藎國又以病告莫急兵糧主張無人將待兩臣出仕議處答曰張晩金藎國連日出仕今日內議處○傳曰外方將士以堂上武臣首充備擬一依舊例以正一品以下文武宰臣無論並擬言于該曹

壬戌六月二十九日癸巳

兵曹判書張晚上劄辭職因陳便宜 其言兩湖之役然瀛
非時答曰勿辭 秋節之迫 屢遣益張 卿既知國事危急如
何不上來而退有大言乎 昔建子卿若知此則何不言於戊午
變生之初今已垂成雖棄前功此後有何伐木運木之役
勿復爲攻上之言 卿不國耳 急速上來毋以察我克諧我
兵○傳曰推鞫下刻爲急 左右相呈告不參 領相又稱
病不來 除無下教之意 多以虫心推鞫速爲完獄事遣
史官諭于領相○執義韓𤄽 掌令朴鼎吉 持平[illegible]藻
獻納韓汝國 正言韓輝 啓曰 王等窮極之令此之辦之請
實了國公共之論 至大逆等所自爲也 而同供安以爲今同
大逆有何主張之事 而有爲先發者於不足推乎大逆之名
都監堂上者謂其老熟解事乎 許是李主此論乎王等
伏覩大逆亟獵之肆 洸知自明而陷人有因而漢讒謠 王等
固不足與較 所謂大逆禽犢之行人 孰不知王等初以深機

之事不宜佈達天聽而今因所發畧及之了臣等與大建
等伍被辱之事請遞作此等之殘答曰言情而出者不情面
入古人所戒第等累以情言横加於大建大建云云之說此誠
情入之驗也上辭一事決不可從而大臣以下齊進於烈炎之際
百司廢哉累旬煩擾難堪勉從追里多有未安事只此上辭
勿為可矣近日國儒頹廢都監提調以兩司長官命差
者蓋欲以重其事也首發論與否豈予所知而矜伐攻人以
醜詆予不忍見也勿辭 ○傳曰近日急事起急上辭
何益上辭承傳都監提調以下差出單子還入並字文
周勿為舉行

壬戌六月三十日甲午

承政院啓曰新 皇帝卽祚之初素知聖上克謹侯度特
賜溫綸幷寶玉於天下頒之至誠在廷獎之禮義則
爲一國至光者也欽瞻揚聖烈群僚榮策實生於至情
故大臣溫章乃係至誠創章者因此剳陳疏積誠上格重蒙
俞允綽禮之舉刻日方俟唯以伏見上諭勿爲之教群情洶
湧氣像消沮伏望聖上亟收勿爲之教以慰神人之望答曰
甚多尤急監軍文簽嗔然如此事不必中知之理勿爲煩擾
可矣○傳曰大臣雖不盡心討逆該承者亦何不盡心乎極
爲寒心令後大臣來詣與否一一早朝入啓○領議政朴承
宗左議政朴弘壽因傳教待罪並請收首歸勿爲舉
行之命答曰上歸之事擧措至大合同請之大臣豈後勉
從不可從之事有名難行者於追思未安之事尚況立觀
西耶則監軍之嗔然日甚終何以善處監軍必無不知之
理領議政可矣何必進冊寶於後快於心乎卿等安心勿待罪

(B)
732.55
4724
[v.16]
no.61
0205247

昭和六年九月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61